

awid

女性主義

理念實踐



內容

04

關於 女性主義理想實踐

05

主編的話

06

三重殘：
寶貝，讓我們聊聊性！
娜汀妮·譚雅·拉耶蒙

08

「盛開」
提塔希·幸

09

「指定出生性別：
『因得人當歹』
巴斯提昂·莫拉爾

10

團結抗暴
卡琳娜·歐康波

14

攝影專案「東區謀殺」
索尼雅·馬蒂高

16

女性割禮幸存者的故事
瑪雲·賽菲

20

「夢」
妮莎·蘇納爾

21

解放教會：讓聖經擺脫殖民
陰影、支援西巴布亞省的
女人
蘿德·萬寧博

25

「為黑人生命的獻祭」
索卡莉·阿金

26

我的酷兒齋戒月
阿瑪·阿梅爾

28, 61

「天使夜裡也歡行」
克洛伊·盧

29

薑黃羅望子飲，
愛與女人韌性的根源
普里卡·沙拉斯瓦提

32

「女性主義運動」
卡琳娜·圖卡利

33

我們的阿雷帕餅
來自廚房的抵抗
亞歷珊德拉·拉培雅

36

「女人的縱橫心事」
蘇梅瑟

37

「我們攜手向未來前進」
瑪格RH

38

艾絲梅拉達在網路上引發新
風潮：社群媒體如何讓羅姆
女人拿回在公眾視野中的一
席之地
艾美莉·赫伯特·蓬頓尼

41

「如果我們棕膚女人允許的
話」
納耶樂·所樂達德·歐托榮克
斯·蒙戴·葛非藍

43

「布料、熱情和叛逆時尚」
撒爾瑪·索利曼

44

我們的鄰里、我們的網絡、
我們的力量
瑪塔·布拉薩·費南德茲

47, 48, 87

「共同療癒」
烏帕莎納·阿葛瓦

49

「你真正強大嗎？」
宮索丹





52

「性工作就是工作」：迦納
青年女性主義者實現女性主
義理想之道

法蒂瑪 B. 黛珀

55

「讓它長吧！」

古可拉·安度

56

讓隱形的女性主義理念實踐
主流化

普拉卡緹·辛格

63

亞美尼亞人啊，女性主義是
我們的過去和未來

索菲亞·阿爾門

67

女权主义者
电阻系列

68

「夢·女性未來」

凜·艾·阿特

69

「她的女权主义现实
是…」 Chulumanco-Mihlali
Nkasela

70

「憤怒」

黛安娜·馬尼亞·阿若優

71

直到尊嚴成為常態

瑪格RH

72

「你遇上的強暴犯」

愛麗·穆爾德爾

73

「我們在這—革命中的
女性」

艾樂歐諾娃·格多

74

「我從反禁酒主義女性
身上學到的事」

雅琳·雷默斯

77

從隱身到現身：一位香港出
身、擁性別流動認同的健美
選手宣言

羅小風

81, 82

當他們看見我們：
超酷兒女性主義者；
喀斯媽媽

蓮·迪洛特索耶

83

「拳擊不拳擊」

吳宜霏

84

看看我，看看安全空間

茱蒂安涅·木威黎

88

一個不開心的故事

蓋博瑞拉·雅絲特法妮雅·里耶
拉·若布列斯

91

天生的战士

伯瑞斯拉法·瑪黛特(Borislava
Madeit)及1993年起的跟蹤者
(Stalker Since 1993)

92

在兩個世界之間：甘比亞女
人的雙重意識

哈蒂·賈投·卡莎瑪

95

「神聖妓女」

琵垂·樂芙

96

迪耶烏拉與黑娃娃

安娜·瑪莉亞·貝里給

99

「織夢的女人」

黛安娜·瑪爾

100

少女時代的遊魂

阿庫雅·安提維娃

104

「黑人文化」

阿絲悌德·米蓮娜·岡賽雷斯·
琴德羅

105, 106

「我的家」與「姊妹情的秘
密」

蘇哈德·凱提芭



關於 女性主義 理念實踐

在AWID，我們知道鮮活的女性主義理念實現典範是，代表一個有望實現的世界。這些多元的理念實現經驗蘊含再現了希望和力量。深植於多種生活思考與實踐的方式，向我們證明有不一樣的可能：從我們日常生活和彼此之間的關係的日常表達到治理和正義的替代制度。女性主義理念實現經驗抵制諸如父權制度、資本主義和白人至上的宰制權力制度。

以上皆為強而有力的主張，引導我們看到具備可能性的願景，並證明了女性主義組織是如 何在世界各地的運動和社群中開疆拓土，開闢通往正義的道路。



主編 的話



雅萬德・歐模多斯

(Yewande Omotoso)

女性主義理念實踐是溫暖關懷的邀請，一種守護的集體關愛之舉（對比自我關愛），邀請眾人建檔紀錄，盤點所有心血，不讓其消失。

今年年初，我們為這本數位雜誌邀稿，徵集散文、思辯、藝術創作、詩稿。熱烈的迴響讓我們備感溫馨，我們收到了來自全球一百五十多個國家及地區，超過450篇投稿。大家可以想像，最後的篩選難上加難，但我們希望我們的成果涵蓋了多元的議題、脈絡、知識及創造力，每篇作品都貼近生命，洞察深刻，各有千秋。本雜誌的主題為「女性主義理念實踐 (Feminist Realities)」，在我與AWID共同進行這個計畫前，我個人從來沒有聽過這個說法。我第一個念頭緊追著英文「reality」（原文現實之意，顧及中文語言習慣，故翻成實踐）一字不放。的確，看看我們的世界，施加在女性及跨性別者身體上的暴力讓人警惕，事實就是如此。但我很快就意識到AWID創的這個詞「女性主義理念實踐」並不在於思考需要翻越的山有多高，而是正視已經達成的、創造的、打造的、協商的、爭取的、贏得的、獲得的、索取的、培養出來，實際存在的成果。

就這樣，快速切換觀點後，我才掌握了「女性主義理念實踐」的概念。隨著計畫推展，我又是愛好文字的人，已經愛上了這個概念裡的「實踐」一詞。所以，不是女性主義未來，不是女性主義奮鬥，而是女性主義理念實踐。我喜愛將「實踐」一詞用在此處，其目的不在於就目前處境的嚴峻現實責備我們，而是藉由對於現有成就（已實踐成真）的認識，支撐我們，即便我們還是得繼續挑戰、奮鬥、抵抗、組織、關懷、關愛、撫育及守護。在陳述暴行會成為老套做法的年代，「女性主義理念實踐」感覺像是激進的文化變革，當然我們一定得做。我絕對不是要說知道一切殘酷之事，還有一切尚待奮鬥的努力並不好，或是錯的，甚至無濟於事，而是要告訴你，你會發現，這些文章，除了帶來領悟、深刻的知性、不屈服的行動與找回自我外，還要告訴你「我在這裡」。

女性主義理念實踐是溫暖關懷的邀請，一種守護的集體關愛之舉（對比自我關愛），邀請眾人建檔紀錄，盤點所有心血，不讓其消失。

因此本期雜誌給了我們的「女性主義理念實踐」一個機會，可以帶著其紊亂、喜悅、力量及燦爛登場。我認為這是正視的時機，一如字面之意，要重新再看見。想到這點，我想起祖魯語的「Sawubona」一詞，翻譯為「我們看見你」，我自己喜歡想成「我們正視你」。我們正視你的女性主義理念實踐，貢獻者、女性主義者、工作者、社會運動者啊，我們正視你們的多元性、多樣性、複雜性及勇氣。我們正視你們的力量，可以同時撐住前方山峰及形形色色山谷的格局，又兼顧腳下已踏出的道路。

萬物有時，在異性戀父權制的危機越來越清晰之際，本期雜誌問世。這些作者知道，每一天，在世界的各個角落，都上演著所有大大小小的勝利，他們主宰這些頁面、空間跟時間，充實自我。我們請您共襄盛舉，享受故事影像的啟發，感受文字敘述娓娓道來的柔軟親密，讓它們充盈與支持你。



三重殘 寶貝，讓我們 聊聊性！

娜汀妮・譚雅・拉耶蒙

NANDINI TANYA LALLMON

@nandini_tanya

模里西斯

歐拉竹莫可・「潔伊」・阿布杜拉（Olajumoke 'Jay' Abdullahi）與凱姆・奧利弗（Kym Oliver）為革命型女性主義者，表現在許多方面，不只一種。這兩位好朋友自稱為「三重殘」，因為身為障黑人女性，她們面對了三重歧視。潔伊現年31歲，嬰兒時期感染小兒麻痺，使用矯正鐵鞋及拐杖支撐行走，而25歲的凱姆罹患多發性硬化症，靠著輪椅行動。這個雙人組合的名稱發自她們想重新定義英文「cripple」（殘廢）一字的努力，根據兩人說法，這個詞「是個丟到障礙者頭上的蔑稱，雷打不動地提醒我們自己的『殘缺』，永遠都有『不足』。」

身為黑人女性，凱姆與潔伊一直都是全球化種族刻板印象的受害者，這種刻板印象過度性慾化了深色肌膚。布萊恩（Bryan）、達茲（Dadzie）和史卡菲（Scafe）在他們的著作《競賽重心：英國黑人女性的生活》

（Heart of the Race: Black Women's Lives in Britain）中說明了自古以來，根據醫師們的說法，黑人女性因為性慾跟生育力的關係，具「高濫交風險」。潔伊解釋「因為我是黑人女性，大家都認為我隨時隨地，無論如何都可以上。」當兩位女子因為膚色的關係而承受嚴重物化對待，她們的身體障礙又讓許多人不知所措。凱姆敘述她身為身材凹凸有致女性的經驗：「我的身材是那種大家想要蹂躪對待的，而且他們覺得我應該可以，但同時又覺得因為我是身障者就不應該有任何標準。」

在線上交友平台上，潛在對象「已經決定他們想用這種方式跟你交往，想知道你的生理條件是否辦得到」，因此有人問過潔伊是否可以做到特定體位。有次體檢，凱姆甚至遇到一位填住院申請表的醫療專業人士，一邊為了詢問她有多少性伴侶而向她道歉，帶著「我知道（這些問題）不適用於你，但我還是得遵守標準問卷流程。」的暗示口氣。缺乏身體自主能力就等於無性慾的誤解依然無所不在。在學生時期，因為假定潔伊無法有性行為，性教育課程排除了她。她解釋說，即使是立意良善，倡導性與生育健康服務普及的組織，也常常忽視身心障礙女性的特殊需求。比方說，避孕藥經常被譽為一種有效的節育之道，卻無人提及這種藥物會加劇輪椅族女性的血栓風險。

位於倫敦的「三重殘」們很期待與「節育去殖民化」（Decolonising Contraception）團隊共同參與2020性愛節（SexFest2020），這是為有色人種而設的節日，聚焦於性健康和福祉，為期一天。可惜的是，因為新冠肺炎全球疫情這個活動取消了。儘管如此，潔伊和凱姆並沒有打退堂鼓，而是轉向他們的線上倡議平台，反擊異性戀霸權狹隘視角看待性的方式，並挑戰女性氣質只由生育能力來定義的觀念。這個雙人組合推出了與三重殘同名的Youtube

頻道跟podcast，呈現並推廣遭受多重歧視的人也為健全者的觀念。他們未來的計劃包括推出一部創作紀錄片和攝影展覽，致力於對抗歧視並提高有色人種障礙者的聲音。

基於種族、性別和身心障礙的歧視經驗不只是添加外來的。儘管有色女性障礙者與其他障礙者有共同的健全主義歧視經驗，與其他女性有共同的性別主義歧視經驗，與其他非白人有共同的種族主義歧視經驗，這些經驗是交互作用且無法分割的：有色女性障礙者遭受歧視的經驗獨獨屬於有色女性障礙者。雖「三重殘」們承認，過時膚淺的多元路線無法在一夜之間就神奇地轉變為包容空間，但他們仍然有信心，滴水可以穿透那個代表歧視的大石。■

儘管有色女性障礙者與其他障礙者有共同的健全主義歧視經驗，與其他女性有共同的性別主義歧視經驗，與其他非白人有共同的種族主義歧視經驗，這些經驗是交互作用且無法分割的：有色女性障礙者遭受歧視的經驗獨獨屬於有色女性障礙者。



盛開

提塔希•幸 (Titash Sen) 作
(印度 加爾各答)

@unzeroed

自我悅納並於光中成長。

「指定出生性別：
『因得人當歹』
(Nderentendei)」

巴斯提昂·莫拉爾

(Bastián Moral)

巴拉圭 亞松森

@basti0nm0ral

認為女性理所應當要有特定氣質，是殖民異性戀父權體制強加在任何在出生當下為生理女性人身上的暴力。儘管在歷史上跨性別身體被隱形或是刻意消滅，抗爭從未停止。我不是一個女人；我只是因為外生殖器的樣子而被指定了一個性別。



團結抗暴

卡琳娜·歐康波

KARINA OCAMPO

@kariu2

阿根廷 布宜諾斯艾利斯/墨西哥

在墨西哥恰帕斯（Chiapas）的一方角落，女性及性異議份子共同籌畫行動。時值十二月，聖誕節假期剛過，但途經恰帕斯的我們心裡想的是另外一場慶典。

各種不同信仰及膚色的女性及異議份子正在前往「追隨拉夢娜司令腳步中心」（Huellas del caminar de la comandanta Ramona）的路上，該中心位於墨西哥阿塔米拉諾城（Altamirano）莫雷里亞社區（Morelia）的佐茲喬伊自治區（Tzotz Choj caracol）。薩帕塔民族解放軍（西班牙文簡寫EZLN）的女性同胞組織了第二屆國際奮鬥女性聚會。

瑪雅語Caracoles（字面意思為海螺或蝸牛）是薩帕塔原住民族男男女女標記領土，並用生命去捍衛才贏來的封閉自治區。部落在自治區內才覺得比較安全一些。他們舉行自己的善治政府的會議與集會，不承認西方資本主義典範，認為那是惡治政府的代表模式。當地女性頭戴滑雪面罩或頭巾遮蓋臉部，部分是出於保護理由，但也是為了要讓所有人看起來都一樣。接待我們這些剛抵達人士的女性會攔下每一台車輛，而男性不得越雷池一步。山裡酷熱的太陽下，長長的隊伍登記過後，她們載著我們到接下來要度過三天的地點。

我們在這片地上分散開來，在帳篷露營或是睡在木板搭的寬敞大房裡。「禁用藥物或飲酒」，所有的自治區都禁止使用成癮物質。所以第一個晚上我們是在情緒激昂下跳舞，歡快的昆比亞舞曲節奏讓我們筋疲力盡，但新締結的姊妹情誼令人心情暢快。

一個巨大平台的窗外飛舞著一面旗幟，上面寫著「我們是他們燒不了的女巫之女」，這個平台看起來多少像是個神殿。被謀殺的巴西運動者瑪麗埃·佛朗哥（Marielle Franco）的肖像從另一張海報上注視著我們，彷彿在問：「由此何處去？」

勇敢無懼的女性聚集在此，熱鬧活潑的氛圍讓他們臉龐和繽紛的衣著閃閃動人。可以聽到女性主義者的誦念之聲。「Ni una menos, vivas nos queremos（一個女性都不能少，我們要所有人都活著）」我們大喊、拳頭在空中揮舞。我們是女性和女巫、起義者、有

多元的肉身，遵循著動物群聚的本能來保護自己，也為了能自由無懼地反思、跳舞和說話而來。我們是奮鬥的女性，來自49個國家，像是奧地利、土耳其或紐西蘭，各種不同國家，約有4000人聚在一起。

薩帕塔族運動者在開幕式上表演了以傳統歌謠「藍色天使」編的舞蹈。在這片巨大空地周圍是水泥和木結構建築，中間有數十人列隊前進，身著綠色和棕色制服，手指向天空，如射箭般，接著用人體排出了蝸牛陣，這是所有神聖事物、水、生命，以及抵抗的辯證策略的象徵。令人驚豔，激起掌聲。司令官阿瑪達致上歡迎詞：「第一次聚會後一年多後，我們可以評估正在發生的事情。世界各地的女性繼續失蹤並被強暴；今年，被強暴、失蹤和被謀殺的女性人數沒有停止增加。」

司令官的要傳達的訊息是，嘴裡說的跟實際情形差異巨大。我們第一次聽到這麼多關於女性主義進展的消息，但他們仍然在殺害女性。國家公民女性屠殺觀察組織（墨西哥）

「你不孤單！」
我們大喊。「我相信你，我的姊妹！」
我們從開裂的傷口吶喊，但是知道有一天這些相同的眼淚會療癒我們，
讓我們更強大。

指出，每天就有十名女性遭到殺害，但只有25%案件被視為女性屠殺。「我們薩帕塔族女性認為這很嚴重，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邀請女性專一關注這個議題——針對女性的暴力。」提議已出。我們會討論父權制度霸權被正常化的數百年來，自己所遭遇的暴力，還有身體所承受的暴力。但是看起來會花上數個小時的討論持續到深夜，延續到隔天。見證是如此赤裸，讓人無法逃避。無論我們在何處出生，是否能否獲得良好的教育或出身良好家庭，所有人都遭受了出自男人之手的暴力。

我們要藉這個機會停止隱瞞這件事：陌生人、熟人、家人和朋友的施暴及強暴。被稱為瘋子並拋棄在大街上的女性試著逃離施虐者。被男友或人口販運網絡奪走女兒的母親依然還在尋找她們的下落。被歧視及迫害的跨性別女性。我們都是手上拿著麥克風的那個人。「你不孤單！」我們大喊。「我相信你，我的姊妹！」我們從開裂的傷口吶喊，但是知道有一天這些相同的眼淚會療癒我們，讓我們更強大。

仍然痛苦不堪，我和我的新朋友一起去了薩帕塔族同胞所經營的自助餐廳之一，這群新朋友是一起共度這一天的墨西哥和阿根廷女性。薩帕塔族參與了活動組織的所有層面，不只是準備價格合理的食物，他們輪流打掃浴室，負責保安，照顧我們的需求。其他人紀錄並拍攝或處理音響跟技術面的工作。有些人住在這裡，其他人則來自這個區域的另外18個自治區。他們彼此用母語溝通，多半是佐齊爾（Tzotzil）、特澤爾塔爾（Tzeltal）或託霍拉巴爾語（Tojolabal），大部分人都會講西班牙語。

我們向彼此微笑，只需要彼此而別無他求，語言有隔閡時用眼神就可以理解。那個晚上還會有更多的音樂、樂器及吟唱，為我們的女性主義之歌增添節奏。諸如Audry Funk或Mon Laferte等還有其他名聲較不響亮的音樂家皆會表演，但由於我需要睡覺，所以我只會從遠處聆聽。

夜晚降臨時，我們
圍著營火起舞，一
群人互相擁抱，大
聲說出我們的渴望
「父權制度會
瓦解！」

破曉喚醒我們，我們補足精神。同胞們，以她們的自治以身作則來領導我們，只給了最少的指示，剩下的就讓我們自己來。我們可以自由規劃自己的活動。接下來的幾個小時我們會一輪一輪地開會，按照興趣自己安排。我選擇了瑜珈跟另外一個動態冥想的工作坊。早餐後，我走在草地上，從一個帳篷到另外一個帳篷聆聽一些演講。

演奏臺上繼續有人分享見證，在另外一個區域，一位墨西哥婦女介紹傳統編織，有一群人在討論廢除賣淫的論點，另外一群人討論著大麻，還有一群人在練習防身術。有按照主題跟國家安排的會議，雖然辯論有時候很熱烈，但姊妹情誼最大。我留下來參加阿根廷、旅行者跟溝通者的講座。

根本不可能同時間去每個地方，所以唯一的規定就是要分享跟互動。當我坐下感受陽光時，我同時也享受著與恰帕斯這個富饒大地的接觸。夜晚降臨時，我們圍著營火起舞，一群人互相擁抱，大聲說出我們的渴望「父權制度會瓦解！」

最後一天獻給了藝術表達。女性們在舞台上透過戲劇、音樂、舞蹈及詩歌表達自我。我訪問了我的同儕，問她們為何要來。茱莉亞來自柏林，屬於一個無政府團體，她告訴我「我為什麼要來這裡的原因之一在於資本主義制度是一個全球制度，所以獨自奮鬥說不過去。我們要

運動正在展開，不是理論，我們女性要親眼來看，親自來體會才行，這很重要，能帶給我們希望去打造新社會。

找到建立網絡的方式，我帶走女性力量的想法跟她們分享的沉重經驗。

在德國，女性死於前伴侶、丈夫或叔伯的謀殺之統計數字與這裡相同，但大家不講這些事情。我們應該要討論這件事。」

貝赫德來自庫德斯坦，居住在挪威。「我聽說了薩帕塔族，對他們很感興趣，因為他們不對抗政府，他們超越了這樣的思維。我不相信民族國家，我認為自己是庫德族無政府主義者，我很想看看要怎麼樣把這點應用在現實生活裡。在這裡我可以親眼見到，親身感受是怎麼運作的。運動正在展開，不是理論，我們女性要親眼來看，親自來體會才行，這很重要，能帶給我們希望去打造新社會。我們分享了解決之道，因為來自不同的土地，講不同的語言，我想我們無法加以複製，但看到有人的生活超越了資本主義可以啟發我們。我們是不一樣的，但沒有關係。我們並不想要成為薩帕塔族，但我們的確有許多共通點，而看到其他的革命展開也讓人高興。」

當集會結束，男性會返回自治區，但是被培力的感受歷久不衰。我們是奮鬥的女性，獲得的任務是「將我們獲得的微光分享出去。」謝謝你們，姊妹與同袍，為那依然在覺醒的良心中燃燒的火焰而感謝你們。■



攝影專題

「東區謀殺」

索尼雅•馬蒂高

(Sonia Madrigal)

墨西哥

內薩瓦爾克約特爾城

@sonicarol

這些在墨西哥拍攝的影像是「東區謀殺」攝影專題中的部分作品。因我們持續抵抗，週遭區域的女性得以生存。





女性割禮倖存“者” 的故事

瑪雲·賽菲

MARYUM SAIFEE

@msaiffee

美國 紐約

如果你在網路上搜尋「女陰殘割」(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或其英文縮寫FGM，維基百科條目旁會跳出一張圖片，是四張女性身體解剖素描圖。代表了四種類型的暴力。第一種是部分切除陰蒂。第二種，創傷更大，將整個陰蒂都切除。第三種是更為惡劣，逐步切除陰蒂、陰唇大陰唇及小陰唇。第四欄圖片則是一連串的線記符號，代表陰道開口縫合，只能排放尿液及經血。

身為女陰殘割倖存者，多數關於我遭遇的問題，都圍繞著身體面。通常我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我遭受了哪一種類型的女陰殘割。當我告訴一位記者，我遭受的是第一種，她說「噢，那沒有那麼糟嘛。不像第三種，慘多了。」嚴格來說，她是對的。我碰上的身體創傷最小的類型。許多年以來，我自欺欺人，感到僥倖以為自己是走運的。安慰自己，我要是運氣背一點，就會是整個女性生殖器被切除掉，不是只有陰蒂端。或是更慘，我可能根本活不下來。例如娜達·哈珊·阿布杜馬克蘇（Nada Hassan Abdel-Maqsood），這位十二歲的女孩，今年年初在上埃及一位醫生的手術桌上流血至死。娜達提醒了我，每一個數據點（全球共有兩億女性及女孩都忍受著女陰殘割的後果）都有一個故事。而娜達再也沒辦法講出她的故事了。

儘管我有時候覺得「倖存者」的標籤讓人窒息，但我同樣也意識到，這個詞彙蘊含著優勢。撈過來，你就可以活下去。就有能力講出自己的故事，處理創傷，鼓舞社群裡的其他人，獲得洞察力，並用新的語言及眼鏡來透徹審視自己。講故事本身既可以宣洩情緒，又讓人如釋重負，但過程也可能讓人痛不欲生。若沒有納入受過訓練的臨床醫師提供的心理社會支持及治療庇護，就講述故事立意良善的介入作法可能會導致更多創傷。由於女陰殘割倖存者在雙重疫情中摸索前進，一個是童年創傷的創傷後“症”候群，另一個是新冠肺炎遙遙無期的全球封鎖，這點對她們來說更為重要。

在許多反女陰殘割的倡議空間，我觀察到了對於挖掘故事無法壓足的飢渴，不管故事講述人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這些故事有助於募款，也成為衡量影響的數據點。

倖存者故事成了商品，為講述故事的產業複合體提供燃料。如果過程中沒有提供故事講述人適當的精神健康支持，會連帶受害。我寫這篇文章的動機出於要如何翻轉看待女陰

殘割倖存者的腳本，將故事講述人的重要置於故事之上。女陰殘割倖存者不能被化約成那四個圖片欄位，只是遭到切、刺、割、挖除的女陰構造。在本文中，我會將一位女陰殘割倖存者的故事分成四個部分：

崩潰的故事、再造的故事、療癒的故事跟啟發的故事。

第一種： 崩潰的故事

我與一群女陰殘割倖存者坐在阿帕拉契（Appalachia）地區深處，與許多人都是第一次見面。當她們分享自己的創傷時，我意識到我們多多少少都屬於同一個處境艱難的團體。有一位來自肯塔基的白人基督徒倖存者大概講述了自己的遭遇，如果沒有女陰殘割倖存者情誼讓我們接上線，我認為我們根本不會相遇。

許多事情似曾相似。我們都是在七歲時女陰遭受切除。在切除之後，有人給了她一塊蛋糕哄騙她。當我的切除術結束後，有人給我一塊特大號瑞士三角巧克力哄騙我。吸收了她的創傷後，我被淹沒。我也想像得到，當我分享自己的故事時，這一圈人裡也會有人在靜默中分崩離析。我們並沒有臨床醫師或精神健康專業人員擔任協助角色，而這樣的不足很明顯。第一個晚上，我跟六位其他倖存者同寢，拼命悶住自己哭泣的聲音。但到了最後一天，我到了崩潰臨界點。在前往機場前，我的胃緊縮痙攣，我吐了。我覺得自己不只是在清除痛苦，也是在清除那週我吸收到的其他人的痛苦。我們都乖乖用旁白跟照片，將自己的故事變成適合社群媒體的90秒音檔。但代價是什麼？

第二種： 再造的故事

2016年2月6日，《衛報》發表了我的倖存者故事。報導一出來，我就獲得再造。我的身分從平凡無奇，相對不顯眼的中階駐外事務官變

我是童年創傷的倖存者沒錯，儘管我的女陰殘割故事重塑了我的部分認同，但沒有辦法定義我是誰

成公眾放大檢視的女陰殘割倖存者。同一天，當時美國的駐聯合國大使使用推特轉發了我的故事，在文章連結前加上了「我那時七歲」的引言。這則推特貼文對我來說，是我的私生活與專業領域交會的時刻。從那時候開始，這兩個領域就永遠交纏在一起了。

我十年的外交人員職業生涯都專注於其他議題，2011年阿拉伯之春初期時我駐在開羅，敘利亞革命從起義變成內戰時我在伊拉克的巴格達及艾爾比勒服務，儘管如此，我感到過去所有經驗成就我的經驗被抹煞了。參加座談時，我的身分被簡化到只剩「倖存者」。像其他的倖存者，我拼命重寫其他人如何看待我的腳本。向社會大眾演講時，我將自己其他身分重新置入，向他們強調，我是童年創傷的倖存者沒錯，儘管我的女陰殘割故事重塑了我的部分認同，但沒有辦法定義我是誰。

第三種： 療癒的故事

透過精神健康專家的引導，過去幾個月，我都在深入探討我的女陰殘割倖存故事。我在公開場合，已經講了好幾十次自己的故事，說了再說。我的目的是打破沉默文化，鼓舞行動。此

刻，講自己的故事幾乎像是機械化作業一樣，彷彿我在覆誦幼年背下來的一段可蘭經文。我總是這樣開場：「我當時在人類學課堂上，一位同學介紹了她的女陰殘割研究計畫。那時我才想起來。我從小壓抑的這段記憶湧出，淹沒了我的視線。」我鉅細靡遺地描述了發生什麼事：地板的顏色、糊里糊塗的事後，感到困惑不解跟遭到背叛。接著我繼續講那天下午，我質問了我的母親，那年夏天，她跟父親把我跟兄弟送到印度的姑姑那裡去。出事的那年夏天。我後來發現我的姑姑沒有獲得我父母親的同意，就切除了我的女陰。一講再講這個故事的那幾年，有些時候我毫無感覺，有些時候我會崩潰，有些時候感到僥倖。全都混成一團，各種衝突的情緒常常同時湧上來。

當我開始拆解這個故事，我發現了自己覺得最痛不欲生的核心時刻。不是女陰切除本身。而是劫後餘波。我還記得坐在一個角落裡，困惑不解感到羞恥。當我看向房間另一端的姑姑，她正跟我的堂親竊竊私語，兩人指著我嘲笑我。挖掘出恥辱的那一刻——他們的笑聲，從童年開始就糾纏著我。從我身上被切下來的那個部位稱為「haram ki boti」，翻譯是罪惡的血肉。時間過去，身體的傷疤會好。但是對許多女陰殘割倖存者來說，心理傷口仍在。

第四種： 啟發的故事

去年，我決定休假，暫停外交職務。當時一根蠟燭兩頭燒，我才剛完成巴基斯坦一樁非常棘手的任務，同時也用私人時間倡議反女陰殘割。當我回家時，研究所的一位舊識來找我，想將我的故事拍成影片。過程中，她會派一個攝影團隊跟拍我。有時候是拍我演講，有時候是拍我與朋友家人平淡的互動。造訪德州老家時，我永遠都忘不了母親告訴我她自己倖存故事的那一刻。影片拍攝也包括我們去奧斯汀的公

路之旅，重遊記憶乍現時的那所大學。我的母親耐心等待攝影師架設三腳架。我的父親站在她身旁。

最後，我們終於開啟了我一直不敢當面與父母討論的話題。直視著他們的眼睛，有攝影機做見證，我重講了自己的故事，討論了女陰殘割如何分裂了我們的家庭（特別是我父親與自己姊妹的關係）。我第一次聽到自己的母親說出自己的經驗，還有當她發現我的姑姑未經她的同意就切割了我的女陰時感到被背叛。我之後告訴她實際上美國及歐洲自己也有女陰殘割，

是治療歇斯底里（醫師開的處方）的解方，一直到十九世紀，我的母親喊道「竟然是歇斯底里的解方，太瘋狂了。我要教育其他醫生站出來。」就在那個時候，我的母親，一位從來沒講過自己故事的倖存者，成為一位運動人士。

我的故事與她的故事交織在一起，呈現了一幅緊密交織關於起身抵抗的畫面。發聲了以後，我們就能打破代代相傳的結構暴力。我們可以為將來自己家族裡的女孩們改寫生命故事，也希望有一天，也能為全世界改寫故事。■

我的故事與她的故事交織在一起，呈現了一幅緊密交織關於起身抵抗的畫面。發聲了以後，我們就能打破代代相傳的結構暴力。我們可以為將來自己家族裡的女孩們改寫生命故事，也希望有一天，也能為全世界改寫故事。



夢

妮莎·蘇納爾 (Neesa Sunar) 作
(美國 紐約市皇后區) @neesasunar

這位女子掙脫平淡無色的現實。她的夢多彩多姿又無厘頭，而她生活中的人們不會懂。大家可能以為她瘋了，但她的夢與現實生活比起來，更加活生生地充滿想像力。這經常是思覺失調症帶給我的經驗，比現實生活要深入許多並令人興奮。

解放教會： 讓聖經擺脫殖民 陰影、支援西巴布亞 省的女人

蘿德·萬寧博

RODE WANIMBO

@rodwan986

印尼 巴布亞省 嘉雅浦拉市

「神呀，我們無甚價值，我們是有罪的一方，自從伊娃在伊甸園吃下蘋果之後。我們僅僅是種地瓜、照顧豬隻和生小孩的女人。我們相信您在十字架上死去是為了讓我們自由。感謝您，奉以耶穌之名，阿門。」

在我造訪村莊裡的牧師時，常常聽見這段經典的婦女祈禱詞，甚至我自己也多年來複誦著這相同的祈禱詞句。

我在西巴布亞省的中央高地，一個叫阿格慕亞(Agamua)的地方出生長大。我父親屬於拉尼族(Lani)，而我母親出身自瓦拉克(Walak)。

在拉尼和瓦拉克族語裡，兩者皆是中央高地上的主要語言，提魯(tiru)的意思是「柱子」。在拉尼傳統的圓形屋(honai)中央，在火爐(wun'awe)周圍會有四根提魯柱子挺立並支撐著屋子。提魯柱子是用最強韌的木頭，鐵木(a'pe)做的。鐵木放到圓形屋內的火爐中點燃、直到它冒煙，在火爐中燃燒和冒煙時間越長的鐵木越是堅韌。沒有提魯柱子，圓形屋無法挺立，而西巴布亞女人就是這些提魯台柱。

西巴布亞位於新幾內亞島的西部，坐擁世界上某些最高的山峰、最密集的叢林和最豐富的礦產資源。超過250個部族以此為家，此地還有著驚人的生物多樣性。因它豐饒的自然資源，西巴布亞在過去幾個世紀以來都是外國殖民者覬覦的對象。截至西元1963年前，荷蘭人一直殖民此地。然而，在1969年的一場政治操作行動後，我們被荷蘭移交給印尼。

第一批德國的傳道士在西元1855年抵達曼諾瓦里的曼西南島(Mansinam Island, Manokwari)。在接下來的1950年代，來自美國、加拿大、澳洲、和紐西蘭的歐裔新教傳教士，分別前來將基督信仰帶到西巴布亞的中央高地上。

聖經創世紀1: 26和1: 27篇章有言，男人跟女人都是由神的形象創造出來的。這代表著全人類生來就有自己的使命並具備了自治的能力。「『拉達(Radah)』這個字在希伯文裡代表自治，意義是管理能力。『拉達』並不是如教宗尼古拉五世行使的封建勢力，公然允許天主教國家去探險的權力並宣稱自己國家對非基督教土地的統治權。要削弱人類自治的能力，就是在消滅地球上神的形象」(麗莎·莎朗·哈波(Lisa Sharon Harper)，《上好福音》)。

印尼福音教會(GIDI)於西元1963年創立。在週日的禮拜儀式中，女人除了協助收取捐款之外，被視為全然無用。在四十年後，2003年，現今主教會議架構裡已有對婦女部門的介紹。

2013年11月，我受託成為印尼福音教會會議中帶領婦女部門的人。與其他幾位女性領袖一起成立了一個致力於讓聖經脫離殖民陰影的「細胞小組」(小團體)。我們一同學習如何重新架構並做出支持女性的聖經經文詮釋。一位名喚伊莉莎白·斯·佛羅倫莎(Elisabeth S Florenza)的女性主義神學家將這個活動稱作「女性主義聖經註解學」(喬辛納·沃斯拍克里克(Josina Wospakrik)，西巴布亞教會的聖經詮釋與女性邊緣化)。

在細胞小組之外，我們訪談了年長的女性，希望蒐集我們祖先的智慧與價值觀。就像貝爾納·那羅科比(Bernard Narakobi)在他《美拉尼西亞的方式》(Melanesian Way)一書中提到的：「我們的歷史並不是從與西方探險者接觸來才開始的、我們的文明不是基督傳道士來之後才開始的。我們擁有長久的文明歷史，對我們自身的歷史致上合適的敬意與給予空間是我們重要的一部分。」

楊(yum)是一種用木頭纖維或樹葉手工編織而成的織網或是袋子。楊象徵著生命與希望，備受人們看重。當拉尼族和瓦拉克族的女人結婚時，我們娘家的阿姨會將楊放在我們的頭頂，它代表著我們承擔著生子與提供食物的責任。楊也可以做在花圃中採收作物的容器，還可以把嬰孩放進楊裡搖到睡著，給予嬰兒溫暖與安全感。

「西巴布亞的女人就是楊和提魯」這樣的認知已成為我們在耶穌基督的看望下，透過專題與焦點小組，討論女性在基督教中的角色的主要依據。從2013到2018年，我們專注在重

新建構在印尼福音教會對女人的觀感，還有塑造女性健康的自我形象。我們仍在瞭解我們與主耶穌的關係為何，略過那些神學家或早期教會牧師的教導。喬辛納·沃斯拍克里克(Josina Wospakrik)，一個西巴布亞的神學家說：「福音是豐盛的，卻因人的野心和各式計畫而耗盡。」

自2018年開始，印尼福音教會的領導團隊和我制定了四項主要計畫：將聖經去殖民化、在小組中講故事、對訓練員在閱讀能力與性別意識上的培訓。第四點，支持雅陪您（Yapelin）和雅書碼（Yasumat）這兩個由印尼福音教會設立、從宗教信仰出發的組織舉辦簡單簿記和儲蓄的團體工作坊，目標是觸及社群中的婦女們，她們的經濟、社交和健康需求。

說故事團體

在這個計畫中，我們創造了一個讓女性能安心講話的空間－每個女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們坐在一起、學習如何成為好的聆聽者。

「我成為基督徒並被教導說政府是神的代表。為什麼在軍隊燒了我住的村子、殺害了我的親戚時，政府什麼都沒做呢？」在團體裡的一個女人問。「我阿姨被強暴了。」她靜默了一陣子，無法言語。她哭了，我們都哭了。

說故事的過程驅使我們進入更深入的對話。我們開始思考聖經經文在我們生活現實中的意義脈絡。我們問彼此問題：在我們艱難的時候，神在哪裡？政府真的是神在世間的代表嗎？為什麼造物者允許有特權的人以基督與發展之名摧毀祂自己的形象呢？在這過程中，我逐漸了解，長久以來自己一直是透過他人的眼光來閱讀經文。

教會應該是一個讓人安心分享故事之處，也是讓人放鬆靜下來與休息的地方。在我們反思做過的誓言時，那些說出她們故事的人進入了傷口與創傷的療癒過程。

說故事的過程驅使
我們進入更深入的
對話。我們開始思
考聖經經文在我們
生活現實中的意義
脈絡。

婦女面對財務的讀寫能力

西巴布亞人傳統上把在人際關係上的投入當成投資。儲蓄被理解成一個對關係的投資，而非存在銀行裡。當印尼中央政府同意以「特殊自治方案」回應西巴布亞人對於民族自決的要求時，許多政府政策損害了家庭生活的品質，且未照應女人的實際需求。女性的文盲率很高，這意味著多數女性沒有銀行帳戶可使用。沒有存款，看病和醫療變成一場艱難的掙扎。

透過像「雅陪您（Yapelin）」這樣的主要計畫，還有女性積極的參與投入和支持，我們在博康迪尼（Bokondini）和嘉雅浦拉（Jayapura）建立了儲蓄團體。這些團體由擁有銀行帳戶的女性領頭。

我們與Yayasan Bethany Indonesia (YBI) 和一個在嘉雅浦拉由宗教信仰出發設立的組織Yayasan Suluh (FBO)合作，帶領了四個關於財務讀寫能力的工作坊。這個團隊訓練了馬老奇（Merauke）、森塔尼（Sentani）和本那哇（Benawa）這三個不同教區的訓練員。現在在不同教區，我們總共有三十名能帶領財務讀寫能力計畫的訓練人員。

我們不會因為缺乏財務支援的困境而中止計畫。被貼上反叛者的標籤也不會阻止我們站起

來、在教會評鑑會議與論壇中發聲。外界給予極大的壓力，但我與幾位同為女性的領袖共同承諾、堅定請求掌權者們從內部解放教會。

聖經教義中的「福音」應該成為將女人從極端父權勢力循環下解放出來、從社會汙名裡解脫的「幸福之音」，讓女人回歸造物主最初的意旨。福音應該是照見我們全體是誰的鏡子，如同麗莎·莎朗·哈波在《上好福音》一書裡寫的一樣：「福音並非只是個人與神、自我、和社群的和解，更觸及系統正義、人類族群間的和諧、和受壓迫者的自由。」■

聖經教義中的「福音」應該成為將女人從極端父權勢力循環下解放出來、從社會汙名裡解脫的「幸福之音」，讓女人回歸造物主最初的意旨。



為黑人生命的獻祭

索卡莉·阿金 (Sokari Ekine) 作
(紐奧良) @blacklooks

一場發自療癒與自我照顧的政治行動, 引導我們專心一致, 行動劃一; 在紐奧良, 我們過去及未來皆擺出祭壇, 奠祭死於警察及白人至上主義者私刑的英魂。



我的酷兒齋戒月

阿瑪·阿梅爾

AMAL AMER

@youcandoithabibi

美國 加州

我頭戴著從垃圾堆裡挖
出來的伊斯蘭式頭巾
(keffiyah)，跟家人一起
禱告，這是六年以來的
第一次。

自從擁抱自我之後，我就拒絕與家人參與穆斯林集體禱告（jamaat）。加入階級劃分，「女性」排在「男性」之後，令我惱怒。我會渾身不對勁而無法專心，而站立、鞠躬、下跪感覺就像是在跟真實的自我作戰。每聽一秒，都背叛了我的本性。我反而是用自己方法獨自禱告。

但這一個齋戒月（Ramadan）讓我感到有所不同。多年後再度回到童年的家園，我選擇齋戒。我選擇跟家人一起吃封齋飯（suhoor），一起用餐後，自然而然就一起禱告了。飯後，我的母親、父親、兄弟跟我站成一排進行晨禮禮拜（Fajr）。

我在爸爸（Baba）身後禱告，但說的是自己的禱詞。我閉上眼睛，與吐納呼吸及身體同在。

我閉上眼睛，打開內在視野，透過大開的窗戶，看見遠山、燦爛陽光灑在薄薄的雲霧上。這是我去年九月在南法山間，參加一場酷兒穆斯林婚禮集體禱告時看到景色。

我與婚禮賓客、酷兒及跨性別者排成一排，他們來自北非、西非、阿拉伯或為歐裔。各式各樣信仰的人都參加了聚會，有些人出於敬意，選擇站在側面或背後。分成小群的人沒有落入「穆斯林」或「非穆斯林」、「有信仰」或「沒信仰」的窠臼。這對結婚的愛侶帶領我們禱告，主持伊斯蘭婚禮（Nikkah）的穆斯林女性也帶著我們禱告。三個人個別輪流帶我們進行兩輪的禱告，兩次禮拜（Raqat）。

我用本來的面目參與，沒有包覆身體。沒有洗淨。只是把相機交給選擇站在旁邊的朋友。

第一次叩頭（sujood）時，我泣不成聲。我穿著一件與我契合的牛仔洋裝，是前女友在二手商店指給我看的。禱告過程中，啜泣來自體內深處，像是回家一樣，我跟我的同胞以頭叩地。重回強烈的個人跟群體的愛中，接住了我。感覺像跟許多人在海裡共游：歡喜相聚。但是當你潛入水下，就只剩下你跟水流。

像是十多個被埋在同一個墓園的人。各自分開，但共有相同的土壤。與孕育生命的大地合而為一。

這就是在酷兒伊斯蘭婚禮上集體禱告的感受。

我歡迎接納的光，出席的那天也有一群人選擇在愛中尋回完整的自己。那道光在我內心常駐，齋戒月這天在黑暗的客廳晨禮禱告的時候，這道光照亮了我的心。我的原生家庭沒有接納我的所有，雖然我與他們一起禱告，但在我眼中，我還是在那場光輝的婚禮上，與我所有的酷兒穆斯林祖先、我的酷兒天使、我的宗族、我的靈魂家人、我的酷兒穆斯林家人，一起集體禱告，所有人都站著祝禱。鞠躬時整齊如一。

我的家庭沒有時時讓我感受到這是我自己的家，雖然我現在人在這裡。我光著腳，拿著香爐從一個房間走到另一個房間。在爐中無煙燃燒的香說著「我來了」。Baraka（保佑）是來自萬物起源、阿拉和女神的祝福，遍布屋裡的每個房間，引善驅崇。

我寫下這段時，天色已是寶藍色，這是我通霄不睡離開夜店時很熟悉的顏色。這是去睡覺時，迎面而來那種漸層早晨。■

字義：

Ramadan—穆斯林的聖月，傳統上在白
天時間禁食29天，沒有食物或水
Keffiyah—西南亞與北非地區常見的紋樣
頭巾這裡提到的黑白樣式與巴勒斯坦解放
運動有關。

Pray in jamaat—伊斯蘭集體祈禱儀式。
參與者跟隨一人，通常是男性，大聲地
祈禱

Suhoor—黎明時開始禁食之前的一餐

Fajr—黎明禮拜

Baba—父親

Raqat—一輪禮拜，包括站立、鞠躬、
跪下並叩頭

Sujood—叩頭的禮拜動作

Nikkah—宗教結婚儀式

Bukhoor—一種阿拉伯熏香，由浸在樹脂
中的木塊製成

baraka—保佑



天使夜裡也歡行
克洛伊·盧 (Chloé Luu) 作
(法國) @Electricchildren

照片裡的人都是我生命中的天使，
就是些有色人種女子和非二元性
別的人一同出遊，彼此照看並表達
對彼此的愛。就是這些最單純的時
刻最能培力。

薑黃羅望子飲， 愛與女人韌性的根源

普里卡·沙拉斯瓦提

PRINKA SARASWATI

@prinkasaraswati

印尼 峇里島 吉安雅縣

月經週期通常在27到30天不等，一個週期裡月經只持續約5-7天。經期期間體內的發炎灼熱 " 是 " 導致疲倦、情緒起伏和抽搐等狀況之主因。在傳統的爪哇文化裡，這是個讓女人休息與自我照護的時段。在此期間，女人會飲用一種叫 Kunyit Asam 的藥草飲來舒緩不適。這個萬靈藥飲是將薑黃和羅望子在一個鍋子裡煮滾而來。

我仍然記得我的初經，它在小學畢業典禮的前一天來潮。我騎著腳踏車的時候，發現有溫暖的液體沿著大腿流下來。到家後，我盡最大的努力把自己弄乾淨、並給自己放了一片衛生棉。母親下班回到家是四個小時後的事情了。我告訴她我的初經來了。她直視著我，問我感覺如何？我告訴母親很痛，身體到處都浮腫浮腫的。接著她讓我跟他一起去後院。我跟著母親去到我們的小樹林間，母親在土地上坐下來，微笑著。

「看到那片薄薄的葉子了嗎？那是薑黃屬植物的葉子，這種植物會在你手上會留下黃色的漬跡。葉子不重要，關鍵是它的根。挖挖土、然後輕緩地抓抓它的根。」我母親教我如何採寶鼎香或薑黃的根。然後我們去到廚房，母親將一鍋放有羅望子的水煮開。等待水沸騰時，她告訴我如何清洗和磨碎那橘黃色的根塊。接下來，我們將磨碎的薑黃放進燒滾了的羅望子水。「明天，你就可以自己做這來喝了。這會讓你感覺好一些。」

我記得第一次嚐到這飲品的味道：微苦，還有點酸。母親總是將它溫熱後才給我。她也會在大水壺裡放一些，讓我把它放在胃部或是下背部的位置，來進一步舒緩不適。好多天過後，母親和我的手，她的手，我的手，好幾天都是黃色的。我的朋友一看到我手黃黃的就知道我月經來了。一年過後，我發現便利商店有賣瓶裝的薑黃羅望子飲，不過我還是習慣在經期來潮時自己做，因為便利商店賣的都是冷的，它聞起來沒有濕潤的土地氣息和廚房的溫暖。

時間快轉，我已是一位能為在經期中的朋友順手準備這道藥飲的26歲女性。我會為我同居室友們做一些，也會送一些去給住在其他城鎮的朋友。我沒有在自家花園裡栽種薑黃，但我母親的愛已植入我心，而這份愛也隨著藥飲一起分享了出去。曾經，它從花園出來，最後出現在杯子裡；現在，它是從「傳統市場」出來，出現在同樣的杯子裡。

在傳統的爪哇文化裡，這是個讓女人休息與自我照護的時段。在此期間，女人會飲用一種叫Kunyit Asam的藥草飲來舒緩不適。這個萬靈藥飲是將薑黃和羅望子在一個鍋子裡煮滾而來。

幾天前，我問母親誰教她做薑黃羅望子飲這道藥草茶飲（jamu）的。

「哪還會有其他人？當然是你外婆囉！你外婆可不只是一個老師」母親說。我與外婆從沒親近過，她在我八歲時就過世了。從母親那邊我得知所有關於外婆的資訊，就是她是一位下班後也在備課的數學老師。我對外婆的想像是因她工作勤勞、與她的孩子有些疏遠。母親對此不置可否，但能理解這是外婆為人母的討生存方式演變而來。「她很努力地找出時間跟我們一起，真的很努力。她教我做薑黃羅望子飲，這樣我就可以照顧自己和姐妹們。」

我母親是家裡七兄妹裡的老二，有六個姐妹。祖母教導母親的目的很簡單，就是要讓她的孩子們能照顧彼此。當祖母教我母親如何準備這道藥草飲時，她教我母親的姊姊是如何種植薑黃。祖母很清楚哪位孩子熱愛土地的氣息、又是哪個孩子喜歡廚房的氣味。母親是後者。她是從她姊姊，

就在那天，母親了解到她的母親從來不曾走遠。那是她能與自己的媽媽多相處一些的時光，在那花園中、在那廚房裡。

我大阿姨，那裡學會如何種植薑黃。

我祖父曾在銀行工作，但在四十幾歲時被裁員。因此，祖母必須打工來養孩子。母親高中的時候，祖母會在日出時就把她與她姊姊叫起床。「你們可以幫我挖一些草藥根，好嗎？」當然，沒有人會說不好，特別是在自己母親要求的時候。在爪哇文化中，說「不」聽起來是很糟的回應。她們三個人就這樣一起去後院挖掘深埋在土中的薑或薑黃的根莖。她種了很多這類的根莖作物，如爪哇薑黃(temu lawak)、莖朮(temu putih)、薑(ginger)、高良薑(galangal)、凹唇薑(kunci)、山柰(kencur)、寶鼎香(kungit)。就在那天，母親了解到她的母親從來不曾走遠。那是她能與自己的媽媽多相處一些的時光，在那花園中、在那廚房裡。

「我們要送些薑黃羅望子飲給住在河對岸的Ibu Darti和他的女兒們。」我祖母這樣告訴我母親和阿姨。她們將這溫熱的飲料倒進一個大熱水瓶。之後祖母在去學校的路上會把水瓶送到他們手上。

隨著時間過去，越來越多人跟祖母訂薑黃羅望子飲。全家動員一起幫她製作藥草飲並送貨到客戶家。這小生意僅維持了幾年，我母親和她的兄弟姐妹卻因此得以受教育。

在我寫作這篇前幾天前剛被裁員的母親，今天採收了薑黃還有其他根莖作物，現正在她的廚房裡製作薑黃羅望子飲。

今天下午我的電話響起，就在我煮沸了我這邊剩下的那一點薑黃碎屑的幾分鐘過後。今天是我的經期剛過的第一天。

「Ingka，你煮完薑黃後有沒有好好地洗鍋子？如果妳不馬上把鍋子洗好的話，它永遠都會黃黃的！」■

*empon-empon 指的是像薑、薑黃這類植物的根。這個表達從爪哇文字裡的Empu而來，意思是擁有深刻認識的事物或人。

*jamu是印尼傳統的萬用藥飲，以根、樹皮、花朵、種子、葉子、果實製作而成。

*Yang Ti是爪哇話裡的「祖母」，從Eyang Putri這個詞兒來，原意指你引以模範的女人。

*Pasar在印尼話裡指的是「傳統市場」。



女性主義運動

卡琳娜·圖卡利 (Karina Tungari) 作
(德國漢堡) @_katung_

當越來越多的女性支持彼此，我們
就能更早看到進步。團結讓我們更
強大，發揮更大影響力。

我們的阿雷帕餅： 來自廚房的抵抗

亞歷珊德拉·拉培雅
ALEJANDRA LAPREA
@alejaprea
委內瑞拉 加拉加斯

我住在一個超乎常理的國度裡，
我們活在沒有砲彈煙硝的戰爭裡。

這是只有生活於斯的人們
才要面對的戰爭。

我所在的這個國度無人理解，僅有
少數人可見，各種不同的現實並
存，真相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抹煞。

我所在的這個國度，勇於為自己打算的人是要付出代價的，因為他們膽敢用另外一種方式看待人生。

我所在的這個國度，女性要一次又一次地想方設法又從頭來過，找到活下去跟應付日子的方法。

我住在委內瑞拉，面對一個罕見又非比尋常的危機時代。

從2012年起，我的國家就陷入了一場非傳統的戰爭。並沒有實際的軍隊或火力。他們打算打亂並扭曲經濟，影響了所有家庭、日常生活，衝擊了人民夢想跟打造不同政治體制的能力，打造出一種能取代父權、中產階級式的資本民主的政治體制。

委內瑞拉女性是這場經濟大戰的主要受害者。在傳統跟文化上都擔任照顧者的女性遭受的衝擊最大，也最為人所需。然而，面對經濟與財政禁運的年代，委內瑞拉女性已經擺脫了受害者的身份，成為在前線守護領土的主角。戰役在「barrios」（社區）、廚房跟小菜園中上演。我們捍衛女孩和男孩們上學的權利，以及早餐吃到「阿雷帕餅」（arepa，南美洲用玉米研磨做成的餅）這樣基本又樸實的權利。

阿雷帕餅是一種玉米餅，可煎、燒或烤，可鹹可甜，可當配菜也可當主菜。這是所有委內瑞拉人飲食的主食。

在委內瑞拉，阿雷帕餅代表文化、家庭、糧食主權、懷舊童年，阿嬤老練捏出小麵糰的手，以及養病時溫暖的慰藉。

阿雷帕餅用哥倫布到來前的玉米文化，團結起我們這個民族，得以負隅頑抗超過五個世紀之久。阿雷帕餅是加勒比海地區堅定的不同表述。阿雷帕餅是抵抗的行動。

阿雷帕餅用哥倫布
到來前的玉米文
化，團結起我們這
個民族，得以負隅
頑抗超過五個世紀
之久。阿雷帕餅是
加勒比海地區堅定
的不同表述。
阿雷帕餅是抵抗
的行動。

當我的母親還是小女孩時，他們會一大早就開始搗乾玉米做成阿雷帕餅。婦女們起床後會將玉米粒倒入木臼，然後用沉重的木杵捶搗玉米脫殼。接著用沸水煮、浸泡再搗碎玉米製作麵糰，最後再捏成圓形的玉米餅。過程耗時也相當耗體力。

二十世紀中，有間委內瑞拉公司將粗粒玉米粉（corn meal）的製作變成工業生產。對一整世代人來說，這似乎是解放之舉，因為現在有了玉米粉，只要加水，45分鐘之後熱騰騰的阿雷帕餅就出爐了。

但這也意味著在這一世代，同一輩人喪失了從無到有做出阿雷帕餅的傳統知識。我的祖母是做阿雷帕餅的大師，我的母親從小耳濡目染，而對我來說，粗玉米粉就是現成包裝好的。

在這場沒有軍隊的戰爭中，同樣一間發明即食玉米粉的公司，揮舞著即食玉米粉當

成戰爭的工具，這間企業再也不是委內瑞拉企業了：現在波勒集團（Empresas Polar）已成為跨國企業。

我們，婦女們開始向最年長的自己人請教，找回我們的知識。我們從衣櫃的深處找出因為愛惜而捨不得丟掉祖母的杵和臼。有些家族遇到重要場合依然會按照古法處理玉米。有些城鎮還保留了公有磨坊，維護在地歷史，又或者是小型家族企業頑強不死。各式各樣的文化抵抗形式都活躍了起來，我們甚至還發明了新口味的阿雷帕餅。

現在我們知道若要抵抗的話，我們不能只靠一種主糧。雖然玉米阿雷帕餅還是大家的心頭好，我們也發明了用地瓜、木薯、南瓜、芹菜根做的阿雷帕餅。

我們也發現幾乎所有根菜類都能拿來做阿雷帕餅。合作社已經開發出半工業化的流程製作即食粗粒玉米粉。換句話說，我們已將阿雷帕餅及其烹調恢復成人人共有的文化財。■

現在我們知道若要抵抗的話，我們不能只靠一種主糧。雖然玉米阿雷帕餅還是大家的心頭好，我們也發明了用地瓜、木薯、南瓜、芹菜根做的阿雷帕餅。

女人的縱橫心事
蘇梅瑟 (Surmercé) 作
(哥倫比亞 聖瑪爾塔)
@surmerce

我實踐藝術行動的目標是
讓我們的日常生活意識甩
脫殖民的影響。我期許創造
一個空間能來溝通彼此如
何在不同的掙扎中交織的
經驗, 讓異議(再)回歸、讓
其他可能浮現、讓生活在南
方世界的人活生生得現身。



Entretejidxs

Surmerce

我們要彼此照顧扶持
瑪格RH (Marga RH) 作
(智利、英國) @Marga.RH

在我們持續與諸多難題抗爭的路上，要記得最關鍵的是我們支持彼此、信賴彼此、深愛自己和身邊的姊妹們。當體制作賤著我們之際，我們必須先花時間在照

顧好自己的身心健康上、再觸及我們的姐妹們，並理解我們之中的每一個人都有著獨特的故事，讓我們成為反抗的鬥士。



Cuidémonos entre nosotras

艾絲梅拉達在網路上引發 新風潮：社群媒體如何讓 羅姆女人拿回在公眾視野 中的一席之地

艾美莉·赫伯特·蓬頓尼

ÉMILIE HERBERT-PONTONNIER

@romani.herstory

比利時

還記得艾絲梅拉達嗎？法國文學巨擘維克多·雨果筆下的「吉普賽」女英雄、因迪士尼發行的「鐘樓怪人」而大受歡迎。在這部廣受喜愛的動畫中，艾絲梅拉達是個擁有深色肌膚、烏黑的秀髮與睫毛的女人。這部動畫自1996年發行、在全世界引起風潮以來，艾絲梅拉達穿戴金飾、低胸露肩的馬甲、多彩的長裙和配帶鈴鼓的樣貌深入人心，進一步樹立了羅姆（俗稱吉普賽）女人在世人心中的形象。

還記得艾絲梅拉達嗎？法國文學巨擘維克多·雨果筆下的「吉普賽」女英雄、因迪士尼發行的「鐘樓怪人」而大受歡迎。在這部廣受喜愛的動畫中，艾絲梅拉達是個擁有深色肌膚、烏黑的秀髮與睫毛的女人。這部動畫自1996年發行、在全世界引起風潮以來，艾絲梅拉達穿戴金飾、低胸露肩的馬甲、多彩的長裙和配帶鈴鼓的樣貌深入人心，進一步樹立了羅姆（俗稱吉普賽）女人在世人心中的形象。

作為一個1986年出生、擁有羅姆血統的法國女人，我無法粉飾太平地說小時候沒受到「鐘樓怪人」任何影響。十歲時我看了這部動畫片，那時艾絲梅拉達是唯一在主流文化裡我可以引以為傲的羅姆女人。即便她的形象與我無涉，但讓我模糊地想起我的母親；更關鍵的是，在一眾膚白似雪兼湛藍雙眼的迪士尼公主裡，她是我唯一的選擇。

我父母告誡我在公眾場合沒事別提到自家母系家族裡的羅姆血統，特別是在學校裡。羅姆人在主流想像中仍屢屢被認為是「無法無天」和「擾亂秩序」的族群。秘密、羞恥和代代相傳的創傷形塑了我的自我認同。往後我發現在羅姆家庭裡這樣的「秘密」很常見：藉由讓孩子隱瞞自身的種族血統，父母保護他們不被長久以來始終認為羅姆人是「他者/異類」的社會傷害。這是生存策略。

過去二十年來，主流社會對羅姆女人的想像仍沒什麼長進。羅姆人在很多歐洲國家裡仍被社會排擠、欠缺取得醫療或教育資源的機會、連找工作和合適住屋都是挑戰。根據統計的結果，羅姆女人較非羅姆人更容易遭遇性暴力與虐待。媒體大肆推廣的羅姆女性形象，不是將她們化身為特定癖好的目標（像是算命師、巫婆、或帶有異國風情的神秘角色）就是敗壞她們的名聲（像是骯髒不識字的乞丐）。在主流文化裡稀缺並被刻意掩蓋面目的羅姆女人，讓我們否定了自身最基本的人性。

然而，羅姆女人是歐洲社會裡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作為公民、藝術家、科學家、作家、

社會運動者、羅姆女人用大量各式各樣的方式在改變現實的環境。其中有許多人在像是藝術、政治、科學、科技、工程、數學或時尚等多樣的領域中大放異采。我們不缺少正面的人物典範，欠缺的是能引起公眾注意的能見度。

以身為女性主義者為傲的我，對由女性角度重新詮釋女人在歷史裡的角色、並從自身經驗出發書寫我們的「她歷史」這件事深感興趣。因此，在2020年的國際婦女節當天，我在以照片分享為主的Instagram平台建立了新的帳號、自然而然地將它命名為

@romani.herstory(直譯：@羅姆·她歷史)

。那時的我對社群媒體很陌生——事實上，我甚至沒有智慧型手機，並很快就發現這是一個麻煩——不過，我很希望@romani.herstory可以推動流傳羅姆女人的各式各樣貌。一週兩三次，我會在Instagram上寫一個羅姆女人的生平故事，一位籍籍無名的英雄、或是反抗體制的先驅。在這你可以找到潘納辛卡（Panna Cinka）的故事，一位生活在18世紀、衝撞當時性別既定觀念的匈牙利小提琴家；還有蘇瑞雅波斯特（Soraya Post），一位瑞典政治家和人權運動者；兩位塞爾維亞的演員兼饒舌歌手斯蒙霓達和珊卓·斯莉莫非克（Simonida and Sandra Selimović），還有那位天賦異稟生於19世紀、以藝名「獅女·Pauline De Vere夫人」著名的野獸馴獸師艾倫·查普曼（Ellen Chapman）。

選擇Instagram平台是因為它有潛力能讓我以簡短、平易近人、能吸人眼球的肖像速寫接觸到廣闊多元的觀眾群。很快地我就必須安排時間來回應每天寄給我表達支持的訊息，這些訊息主要來自羅姆女人，但也有其他族群參與。我的「粉絲」們常常寄給我一些女人的名字，希望我在平台上發表她們的故事。創設@romani.herstory這個帳號讓我發現網路上可以建立另類合作的知識產出方式；對我個人來說，這也幫助我認同自己、對作為一個生活在數位時代的年輕羅姆女人更有自信。

網路和社交媒體 讓羅姆女人們能 跨越邊界的藩籬 來連結創造新的 運動形式。

網路和社交媒體讓羅姆女人們能跨越邊界的藩籬來連結創造新的運動形式。各行各業的女人們現在可以透過共有的倫理與文化習俗，輕鬆地與彼此互動並分享抵制主流思想的策略。特別的是，線上的社群提供了為羅姆文化重新定義和新塑其樣貌的機會，主流媒體則只會掩蓋羅姆人的存在。羅姆女人積極地參與這場典型的變革，並透過與彼此的對話，展示出她們在主流媒體裡極少被允許出現的樣子：風趣的、創意無限的、聰慧的、愛嬉戲的、好奇的、複雜的、和堅定支持彼此的。藉由在這些虛擬空間裡佔據的一席之地，我們在這個幾百年來堅拒羅姆文化的社會公開提出我們的主張，肯定自身存在的價值。

然而，我了解到對孤立無援的羅姆女人來說，在Instagram上@romani.herstory 帳號裡人們的歡慶只不過是空中樓閣。比起滑手機看社群媒體發表的東西，她們有更緊急的事情必須去處理解決。更有甚者，許多羅姆人並沒有連結到通訊科技的管道或是不具備有效使用社群媒體的數位閱讀能力。換句話說，那群我希望我寫的「她歷史」能激勵鼓舞到的羅姆女孩們，也許根本無法讀到這些故事。

這是為什麼在開始經營@romani.herstory兩個月後，我決定註冊Ko-Fi的帳號，繼續推廣這個想法。Ko-Fi有點像是個虛擬小費箱，是一個允許任何有PayPal支付帳戶的人小額捐獻給他們喜歡內容的創作者的平台。同時我也決定每個月將在Ko-Fi平台上得到的小費全數捐

贈給協助弱勢羅姆人的草根團體，尤其是特別支持羅姆女人和女孩賦權運動的組織。我第一個捐款的組織 E-Romnja。E-Romnja於2012年在羅馬尼亞成立，支持聲張羅姆女人人權。那時E-Romnja正在為她們的「COVID-19新冠肺炎緊急補助基金」募款，希望提供需要資源的羅姆家庭日常用品雜貨、不易腐壞的食物、尿布、肥皂、消毒劑、和其他的生活必備品。大家對此的迴響熱烈：四天內我就收到從一歐到三十歐不等的多筆捐贈款項，達到原先設置100歐元的募款目標。每個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參與貢獻。儘管是在虛擬的世界裡，這樣募款活動卻可能在現實社會實踐紮根，並且有效地建立起彼此協作、以女性為導向共生共榮的連結來改善各地羅姆女人的生活。

我不會陷入「科技烏托邦」想像的陷阱，或是假裝新科技能在一夜之間消弭社會對羅姆人根深蒂固的歧視。事實上，在網路上針對羅姆人與流浪者的仇視言論仍然是我們最大的顧慮。話雖如此，數位科技和社群媒體讓我們可以改變社會，並在主流媒體成見之外創造另類的可見度。我們生存的現實不該再被刻意沈默：艾絲梅拉達在網路上引發了新風潮、取回自己的一席之地。■

我們生存的現實
不該再被刻意沈
默：艾絲梅拉達
在網路上引發了
新風潮、取回自
己的一席之地。



如果我們棕膚女人允許的話
 納耶樂•所樂達德•歐托榮克斯•蒙戴•
 葛非藍 (Nayare Soledad Otorongx
 Montes Gavilan) 作 (西班牙 馬德
 里) @paellaypaelle

在一個我不願記得名字的種族主義
 國度, 存在著大地的顏色、金光閃閃
 的顏色、神聖的顏色。自己的身體自
 己保護。







布料、熱情和叛逆時尚

撒爾瑪·索利曼 (Salma Soliman) 作 (美國洛杉磯 @salamii360

—
我的存在是一種反叛與對抗。我持續規劃自身在世上立足的藍圖，照我的規矩來。我的衣著打扮體現了創意、活力、和自信，讓我積極對抗父權與資本主義的架構和規範。

我們的鄰里、 我們的網絡、 我們的力量

瑪塔·布拉薩·費南德茲
MARTA PLAZA FERNÁNDEZ
@gacela1980
西班牙 馬德里

我想分享實現的女性主義理念實踐是關於交織彼此之間的支援網絡。透過不同的方式在社交網絡上集結，我們共有的無助脆弱在此現身，並使讓我們所有人都變得更堅強。

在2011年5月15日的示威遊行後，在馬德里、我所居住的甘貝里（Chamberí）社區的街道周遭越來越像是公民行動的集結基地。我在想，這幾年，與許多先前不知姓名也不知他們過去的鄰居、之前可能是連擦身而過都毫無所覺的路人，在此看見彼此、與彼此的模樣、聲音、微笑連結。我在想，我們是怎麼投身於此，又是怎麼織起一個可以觸及的、具體的群體網絡；我們是怎麼手牽著手前進，朝向我們想要並迫切需要開創的、一個更適宜居住的未來世界邁進。

有一群推動著我們真正行動的運動者與烏托邦主義者作為鄰居（如此使用「烏托邦」這個詞最合適不過），對我來說，實際上他們是第一群在我與他們分享自己的歷史和認同時，給了我不同回應的人。我跟這群女人分享我的精神診斷結果、多次的住院醫療、多少與藥為伴的日子、身心障礙手冊、我面對維持生命時有斷線的狀態。

這些鄰居、朋友、夥伴、連結、愛，在得知我被大眾貼上麻煩、控制狂、狂妄自大等標籤後；不但沒有離我遠去，反而成為我主要的情感網絡、與我相伴。他們決定在暴風雨來臨之際與我一起探索自我。這些人賦予我的生命不同的意義和價值。

實現我們的女性主義理念，包含了「姊妹我相信你」的信念。當我們有朋友受到男性攻擊或是當有精神病診斷的女人在經歷過暴力後，面對到這些本來應該提供我們協助的精神疾病醫療體系和機構們（然而他們常是再度加深我們創傷的新加害者），我們行使這個信念。社會現實必須要尊重我們自身的決定，不得排除我們主導自己前往特定空間或其他地方的動能和能力；聆聽我們的敘述、想望、需求...而不試圖把對我們陌生的東西強加於我們。這表示不取消我們陳述在法律上的有效性、不提及我們診斷的標籤、不暗示我們的瘋狂。

經歷這些轉變，每一次待在精神療養場所都會把我們曾建立起來的聯繫給消除；然而這個網

我們同時探索著自我
照護的界線和集體
關懷的力量，將其
重新分配，讓它不會
癱瘓我們。我們學會
了，一直至今日，我
們也持續學習著關於
喜悅和享受有自我選
擇的照護形式。

絡持續待在我身邊，裡面的成員輪流每天問候我，打電話或是登門造訪，讓我在精神病房的限制範圍中能最大程度地感覺到另一個人就在附近、就在鎖起來的門的另一邊（但可惜的是當加害狀況發生時，門是開的）。我這群夥伴分享的溫暖與仁慈讓我可以重建曾經與生命斷裂的連結。

更大的刺激是當我已經察覺數不清的暴力行為和虐待（在其他攻擊行為外，我有很長時間被綁在床上，為了「緩和自己的狀態」）。我決定永遠不再回來住院。從那時開始，這個關懷網絡，這些女性鄰居／朋友／懂愛的人／夥伴尊重我拒絕住院的意願，並支持我度過每次危機。沒住院、也沒有暴力介入。她們輪流在我與生命的關係如此破碎、感覺無法自己度過的危機感時陪伴我。她們建了一個WhatsApp的問候群組，協調出照護和責任的班表，不讓任何一個人覺得無力承擔；因為當一個人感到承擔過重時，做決定時容易被恐懼和控制需求影響，難以將陪伴與關心放在首位。

循著這樣的方式我們克服了第一次的危機，並且，沒讓我住進精神病院。這對我的生命產生了戲劇化的改變。有好幾個月我的生命岌

我們如何建立起彼此的關聯和連結這件事，無法歸類到單純的個人層面，也無法保持靜默；分享的愛是可能的、另類的連結和家人是必須的，在前進的過程中，我們也一路持續開展這些連結。

岌可危，對我跟我的夥伴們來說，這段時期充滿了激烈的痛苦和恐懼。但我們克服了這個危機，所有我能想到的就是，如果我們能夠度過這一回，我們就可以找到辦法去面對接下來可能出現的困難和危險。

我們在生活上的每一天，以不同的形式成長與擴展著女性主義理想的實踐。我們一起學習長大。甩開「接受福利是我權」的心態，我學到的第一課是：在現實中，在清醒與瘋狂的界線的另一邊，沒有「被照護者（因精神病人的標籤）」或是「助人者」。我們學到、我們學著、朝向關心他人和被關心、相互支持的本源移動。我們同時探索著自我照護的界線和集體關懷的力量，將其重新分配，讓它不會癱瘓我們。我們學會了，一直至今日，我們也持續學習著關於喜悅和享受有自我選擇的照護形式。

另外，我們最近的學習收穫的是在彼此相互給予和收受的支持交流中，將「金錢」加入考量的難度。發現內化的資本主義持續反映我們與金錢的關係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即便我們當中沒有人覺得需要為一起煮食的小扁豆罐頭分帳、吃跟煮本就是不同的事情，我們對錢的預設期望值都是不同的。像是「你的價值因你擁有的金錢多少而定」這樣的話卡在我們之間，沒人批判分析過它。直覺認為每個人擁有的金錢就是個人努力賺來的、

當中沒有其他的社會條件因素影響，是很容易的一件事。事實上，在這個堅實的互助網絡中，金錢，依據需求重新分配是毫無疑問的這件事仍是難以觸及的日常現實。這是我們團體網絡近來開始嘗試和思考這個主題的原因。我們希望更接近反資本主義的理想，選擇以互助作為我們生活的方式，而這些引領我們去解構我們個人和集體與金錢和內化資本主義的關係。

在這些女性主義理念實踐的過程中，我們也明白學習無止境，在行進的過程中我們也在建立塑造這條前進的道路。為了照顧好我們自己，還有很多很多事必須去做：持續延展既有的觀點、去了解在既定不對等的權力架構和我們擁有的特權背後生成的暴力，進一步更懂得察覺他們的存在。

雖然我們已經走了很久，為了到達那個我們心頭期待的那個新世界（對我們某些人來說，是在我們瘋狂的小世界裡），前頭仍有很長的路要走。種族歧視、階級歧視、成人（優越）主義、厭肥主義和大男人主義這些論調仍在我們的夥伴間持續發酵。

身處這許多待處理的課題之中，建立一個「好居未來」，一個有著女性主義、實踐彼此有交集的、給女人空間的、其他姐妹們面臨的現實與壓迫都與我們自己的同等重要的場域；這樣的需求已經存在許久。在我們集體創造的



共同療癒

烏帕莎納·阿葛瓦 (Upasana Agarwal) 作
(印度 加爾各答) @upasana_a

同時，也需要水平前進；擺脫自負、主角光環、用不同的方式共同生存、設立不一樣的價值認可方式。再者，秉持著「個人即政治」的意識，大步邁進。我們如何建立起彼此的關聯和連結這件事，無法歸類到單純的個人層面，也無法保持靜默；分享的愛是可能的、另類的連結和家人是必須的，在前進的過程中，我們也一路持續開展這些連結。

這個我們願意相信、想創造的新世界是一個仁慈慷慨的世界，一個我們能在其中相愛，並感到自傲的世界。世界每個層面都相互契合。我們會繼續朝這個目標努力。■



共同療癒

烏帕莎納·阿葛瓦 (Upasana Agarwal) 作
(印度 加爾各答) @upasana_a

在日漸增長的右翼勢力、白人至上主義和氣候變遷種種衝突中，關注著療癒與滋養世界的社會運動者與女性主義者。本作凸顯女性主義的理念實踐如何現身並挑戰現狀，解放所有人，在行動中展現善良、團結和同理心。

你真正強大嗎

宮索丹 (GonzoDen) 作

(比斯凱克, 吉爾吉斯)

@GonzoDen







「性工作就是工作」： 迦納青年女性主義者實現 女性主義理念之道

法蒂瑪 B. 黛珀
FATIMA B. DERBY
@fatima_derby
迦納 阿克拉

2017年AWID的#PracticeSolidarity（#實踐團結精神）行動凸顯了青年女性主義者透過到場相挺、跨區域對話、與其他運動者並肩上街頭、不同社會運動合作等方式，來打造女性主義未來。女性主義團結精神與集體行動在實務方面首先需要理解並正視以下這點：我們的經驗雖然在某些方面相似，但在其他方面也獨特且不同。我們的不同身份，例如性別、種族、階級、宗教、族裔、性傾向、能力或障礙都左右了壓迫制度對待我們的方式。正視這些不同的經驗有助於我們在各種社會運動中找到共通點。而這分對團結精神的領悟是女性主義運動及組織的關鍵。

瑪蜜·阿庫·基爾瓦·馬芙 (Maame Akua Kyerewaa Marfo) 是青年女性主義共同體 (Young Feminist Collective) 的組織者之一，這個位於阿克拉的女性主義團體致力承襲女性主義先人的剝悍大業，以此為自我定位。對瑪蜜來說，當她刻意選擇在行動與組織工作時，納入不同背景的女性，並以其為核心，團結精神的實踐就是女性主義理念的落實表現。「女性主義團結精神就是與各種社會邊緣人站在一起，即便她們經驗與我不同。」瑪蜜表示。

美國女性主義者 胡克斯 (Bell Hooks) 告訴我們「團結精神與支持不同。要體會團結精神，我們一定要有一個利益共同體、共同信仰與目標為核心，以此團結起來，建立姐妹情誼。而支持可能是偶爾才有。來得快，也可能去得快。團結精神需要的是長長久久持續的投入。」

2019年4月，一百多名女性因涉嫌從事性工作而遭非法逮捕的消息傳出後，在奈及利亞的推特上引爆怒火。此次逮捕後來稱為「阿布札警察突襲」事件，是由聯邦首都地區管理局 (Federal Capital Territory Administration) 特遣部隊與奈及利亞警方共同發動。警方從在街頭、餐廳、夜店和酒吧逮捕這些女性，指控她們為性工作者，還敲詐勒索。許多女性被要求繳納8美元 (3,000奈拉) 的罰款或被判處監禁一個月。對有些人來說，8美元似乎是一個很小的數目，但在一個最低工資約為每天3美元的國家，對許多人來說，這是一筆不小的數目。那些無力支付罰款的人遭到了警察性侵。

阿布札警察突襲並違法逮捕涉嫌性工作女性 顯示，性工作在社會及體制下的污名有多強烈。選擇自由生活，按照心意打扮，隨時隨地想去哪就去哪的女性常常被視為「性淫蕩」。與淫蕩連結的污名讓女性暴露在更高的暴力風險之下。不幸的是，理應保護女性的警察自己就是國家暴力的代言人。突襲事件之後，女性人權組織、非

女性主義團結精神就是與各種社會邊緣人站在一起，即便她們經驗與我不同。

洲海內外的女性主義者透過社群媒體，發洩她們對於女性被制度化壓迫的怒火及失望。奈及利亞女性主義者安潔·恩杜卡·恩沃蘇 (Angel Nduka-Nwosu) 受這些對話啟發，創了#SayHerNameNigeria (#說出她的名字奈及利亞)，這一詞脫胎自「#說出她的名字」(#Say Her Name) 運動。根據「說出她的名字」運動的使命宣言，「該運動呼籲大眾注意警察對黑人女性、女同和女同志的暴力，並要求討公道、警察暴力的對應政策及媒體對警察暴行的報導都要納入這些女性經歷。」

當我第一次聽到阿布札警察突襲事件的消息時，我感到震驚和怒氣沖沖。我知道我得做些事情，所以我聯繫了一些奈及利亞女性主義者，詢問可以幫上什麼忙。她們把我加到了一個Whatsapp組織小組，奈及利亞女性主義者當時正打算在拉哥斯和阿布札抗爭。我自願組織了一次在阿克拉團結遊行，他們很快就同意了。我聯絡上了阿克拉的其他青年女性主義者，青年女性主義共同體的成員，我們開始組織團結遊行。

潔西卡·阿爾默 (Jessica Armooh) 跟瑪蜜一樣，也是阿克拉青年女性主義共同體的成員。無數次在路邊檢查站遭到警官性騷擾的經歷，給了她上街頭參加「說出她的名字奈及利亞運動」展現團結精神的理由。她表示「阿布札警察突襲事件赤裸裸證實了女性的惡劣處境，特別是與這些警官互動的單身女性。但也很高興地知道，身為女性，我們團結互助，為自己挺身而出，聲援彼此。」

團結遊行讓我看到女性主義團結精神如何體現。來自不同大陸、虛擬空間和阿克拉街頭的女性主義者雲集，為了解放的理念而團結齊心，相挺遭受警方暴力對待及高層領袖忽視的性工作者。

對我來說，組織及抗爭是激烈又嚇人的經驗。動員群眾抗議警察暴力意味著我得跟迦納警察打交道。我寫信給迦納警方，告知他們我們提出遊行計畫，他們邀請我去阿克拉地區警察總署，回答關於遊行、主辦者和參與者的問題。再三向他們保證這是和平遊行，而且我們也不是「恐怖組織」之後，警方告訴我遊行獲得警方護送的程序。儘管有點害怕，也擔心自身安全，但是想與其他女性站在一起討公道的決心給了我所需的勇氣。

當遊行讓我有些惴惴不安，對娜娜·阿克蘇亞·漢森（Nana Akosua Hanson）來說，這一次是一個被培力的經驗，她是迦納的年輕女性主義者及Drama Queens劇團導演，這是應用藝術於人權運動的政治劇團。在這天之前，娜娜·阿克蘇亞從來沒有參加抗爭過。她說過程讓人如獲自由。在那一刻，她對運動的力量感受極為強烈；後續她參與了英國以及奈及利亞等不同城市規模較大的女性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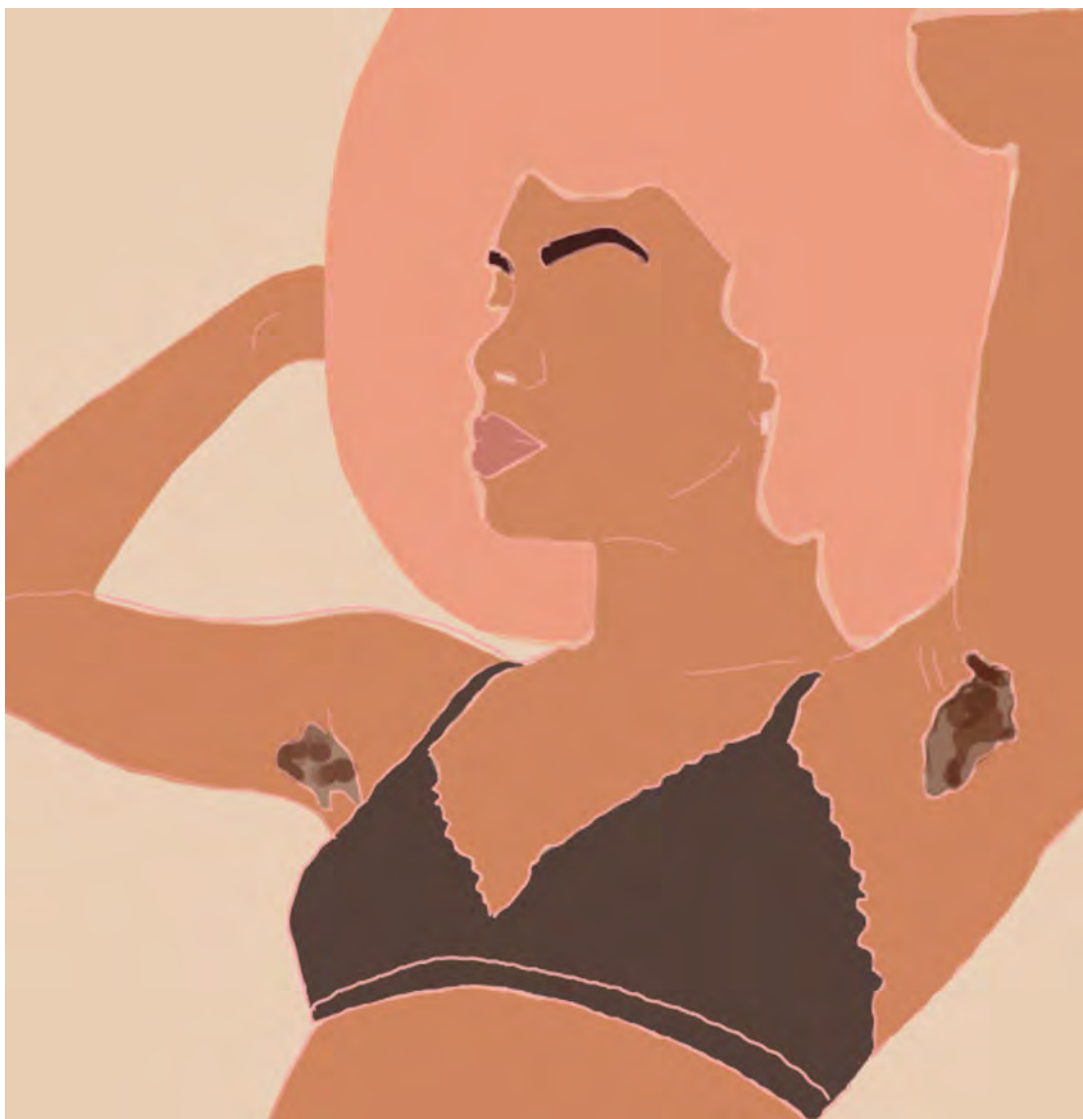
「團結遊行讓我看到女性主義團結精神如何體現。來自不同大陸、虛擬空間和阿克拉街頭的女性主義者雲集，為了解放的理念而團結齊心，相挺遭受警方暴力對待及高層領袖忽視的性工作者。」

對於年輕的迦納女性主義作家納娜·亞·科納杜·阿吉彭（Nana Yaa Konadu Agyepong）來說，走在阿克拉街頭，大聲反對國家對女性的暴力行為很痛快。她指出，不論是哪個國家的壓迫制度都大同小異。「一直有迦納警方對女性施暴的事件。我們的抗爭是為了阿布札的女性，也是為了對女性行為的限制；不論是上夜店、在阿布札工作或是在阿克拉開車。」

這種橫跨洲際，採用抗爭語言和實踐的情況在在顯示了全世界黑人女性面對父權、種族及其他形式的結構式暴力時，遭遇大同小異。我們對抗息息相關，#PracticeSolidarity運動的中心原則已成為女性主義理想的實際狀況。而這樣的女性主義者理念實現帶給娜娜·亞（Nana Yaa）希望。

「我們要走的路還很長。現今已有些進展。而我知道，是個人努力集結起來的力量，將帶我們獲得自由。」

遊行前往阿克拉的奈及利亞高級專員公署，大聲喊著「Ashawo work na work（性工作也是工作）」令人感到自由解放。幫助我們肯定了自己的能動性，帶來了抵抗壓迫國家的力量和信心。對我來說，在這個當下，這就是女性主義未來成真的時刻。■



讓它長吧！

古可拉·安度 (Gucora Andu) 作
(肯亞 奈洛比)
@gucora.andu

一個高舉著雙臂的黑人女子，不在乎地露出毛髮濃密的腋窩。在許多社會文化中，女性的

腋毛是禁忌，而男性則不在此限。不除毛可以是一種選擇，這種想法是重要的一步，可以朝重整該議題邁進。

讓隱形的女性主義 理念實踐主流化

普拉卡緹·辛格
DR. PRAGATI SINGH
@Dr.PragatiSingh
印度 德里

2019年，我受英國廣播公司（BBC）之邀，在印度德里舉行的百人女性會議上進行演講，主題為「愛情、關係和家庭的未來」。坐在偌大的講廳裡的觀眾主要是年輕印度人，包括大學生、專業人士、運動人士等。

我認為，開始考慮未來的唯一方法首重穩穩的立足於我們目前的現實狀況中。所以，演講一開始我先「帶動思考」。

「我會說出7個短語，中間停頓，我希望大家觀察一下每個短語在腦海中召喚出的畫面。現在請大家閉上眼睛。準備好了嗎？」我開始唸：

- 一隻飛翔的大象
- 愛
- 一段親密關係
- 一場浪漫約會
- 婚姻
- 一個理想的家庭
- 性愛

「請告訴我飛翔的大象長什麼樣子？有沒有人想到帶著巨大鬆垮垮耳朵的大象？」我同時讓大家看Google搜尋同一詞彙後出現的第一個頁面。當螢幕出現一格格小飛象的圖片時，大家一陣驚訝，每個人腦海中的影像就是這樣。

「有沒有人覺得愛看起來像是紅色的愛心？」當我向他們展示Google搜尋結果時，整個大廳再度傳出一陣贊同及訝異聲。

「『親密關係』讓你們想到什麼？是一男一女浪漫溫暖地相擁嗎？」

「有沒有人對浪漫約會的想法也這樣老套？」Google對浪漫約會的想法是這樣：一位英俊的男子與美麗的女子相對而坐，背後是夕陽。酒杯旁撒著玫瑰花瓣，點著一些蠟燭。大廳裡迴盪著尷尬的笑聲。

「這是婚姻的樣子嗎？」

「理想家庭大概是一夫一妻跟兩個小孩，一男一女對嗎？嗯，你們猜怎麼著？」

「有沒有人想分享看看性愛這個詞讓你想到了什麼？生殖器？插入？」

大廳陷入靜默。預期到下一張投影片會是什麼的時候，出現悶笑聲，當我澄清這裡不會有

Google搜尋結果時，悶笑聲變成大笑、歡呼聲和拍手聲。

但Google除了是我們「群體迷思」的鏡子外，還能是什麼？我們所有人，包括Google在內，似乎都以為同樣的畫面沒有那麼讓人訝異。大多數的人很快就會發現，我們第一個直覺想到的畫面是刻板印象，既老套又侷限。

有些人可能早就拋下異性戀霸權跟傳統對於愛情及婚姻的觀念。然而，似乎有東西阻礙了我們將更深入細緻的女性主義理念實踐主流化。包括但不限於那些認同以下幾點的人：

- 忠誠的單一配偶制親密關係不一定需要是愛情關係。
- 或者是一場浪漫的約會可以有三個人，全都是同一個小孩的法定家長。
- 或者最幸福的婚姻可以從來沒有圓房過，也完全不涉及性親密。
- 或者性解放也可以包括讚揚終生「守貞」

縱觀歷史，處處可見這些與傳統異性戀霸權現實同時存在的女性主義理念實踐，現在也在我們身邊，在女性主義的未來，也會佔據重要一席之地。這些都是挑戰單一「理想」樣板被浪漫化的模式，不求取代，而是要我們為多元騰出空間。

我的朋友大衛在加州與兩位朋友共同擔任奧克塔維雅的家長，這是世界上少數幾個政府批准這樣做的地方。三人中的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法定家長，能對現在兩歲的奧克塔維雅行使完整親權。他們最大的挑戰是？有三對美國祖父母，但美國只有兩段年假。

縱觀歷史, 處處可見這些與傳統異 性戀霸權現實同時存在的女性主義 理念實踐, 現在也在我們身邊, 在女性主義的未來, 也會佔據重要 一席之地。

現在在許多國家, 有股方興未艾的運動, 其中有一部分就是這種制度的立法。古老的非洲諺語有云: 養大一孩子, 需要一村子。有人認為, 一男一女組成的一對伴侶是最佳育兒單位, 而多家長的家庭挑戰了這種觀念。

實際上, 就連『一對伴侶』到底是不是關係的最佳單位都有待商榷。

「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中, 核心家庭可能會被當成非常短暫的異常……, 美國作家歐內斯特·卡倫巴赫 (Ernest Callenbach) 如是認為。」

「核心」家庭的傳統定義為一對夫婦加上孩子, 這個詞一直到二十世紀才首度出現, 隨著工業化, 已經成為常態。

我26歲的印度朋友正在跟兩位男性談健康的感情。她可能不在乎法律承認, 但她希望能有這樣的選項。

多重伴侶指的是, 在全部伴侶都同意的情況下, 愛的對象同時不只一人的能力。美國、英國及加拿大的多項研究清楚充分顯示各種形式又「道德的」非單一配偶制正在崛起。

多重伴侶反抗「真命天子／天女」、靈魂伴侶的核心思想, 這是當代單一配偶愛情被浪漫化的根基。雖然多重伴侶肯定不是所有人的理想, 這個制度對所有人出了一個擲地有聲的問題: 期望一位伴侶能滿足我們全部的

需求, 從安全感和穩定到冒險和神秘, 這樣是否公平?

如果你問保羅·多倫 (Paul Dolan) 博士, 他會說: 「……如果你是男人, 你大概應該結婚; 如果你是女人, 省省力吧。」

他這樣寫的根據來自一份研究報告, 該研究發現, 全球最健康和最幸福的人口次族群是從未結婚或沒有小孩的女性。也許有人會想像謹慎處理這種以偏概全的結論, 但即便是這樣, 如果婚姻制度帶給不同性別的好處不成比例, 還是值得深思的。

我的一位朋友就身體力行這樣的女性主義理念實踐: 她是30歲左右的普通印度婦女, 主動決定維持單身。二十年過後, 她依然沒有結婚、孩子, 也沒有後悔。與2001年相比, 2011年印度人口普查顯示, 在35-44歲年齡層, 「從未結婚的女性」增加了68%。請注意, 對比同一時期, 該人口次族群的總體成長為27%。

鼓吹大家, 特別是女性, 透過婚姻追求完滿。當女性選擇單身時, 例如我朋友, 就挑戰了這種敘事。實際上, 這也挑戰了人人都需要有伴的思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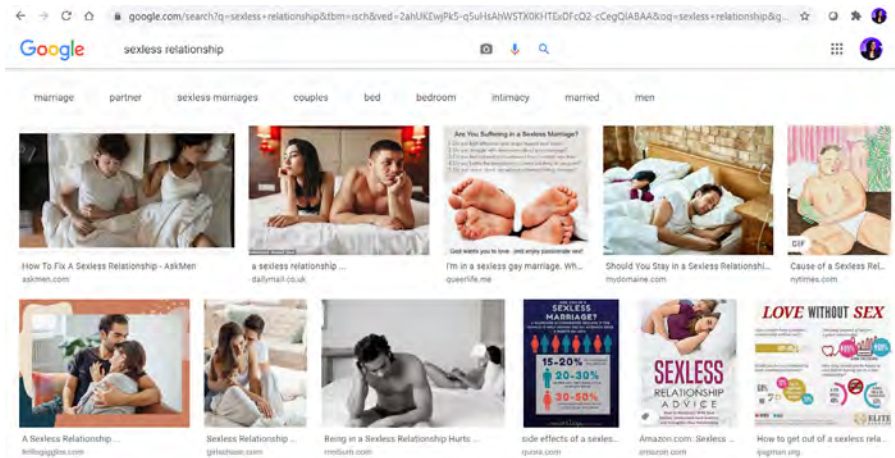
任何用過交友軟體Tinder的人都知道性與親密不是每次都存在同一個對話窗, 更更是在同一個房間或是人身上。

婚姻關係初期是設計成一種法律與社會制度，才能順理成章做愛跟育兒。婚姻關係很快就與愛情、浪漫及親密緊緊纏繞，通常也維持不變。

因此當我說擁有用心、一對一、充滿愛，卻沒有愛情或性愛的關係是可能的，大家沒有立刻聽懂。如果我說對有些人來說，他們想要這樣的關係，大家就完全聽不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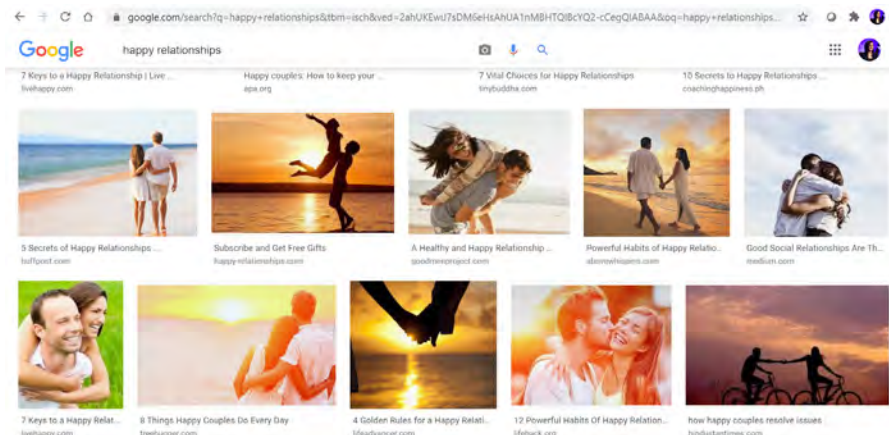
我的朋友潔依是一位年輕的印度女性，她告訴我她的親密關係一直是浪漫的、深刻的、投入的、滿懷愛的，而且，是無性的。

但是這樣的：如果你用google查詢「無性關係」，你就會看到類似的情況。



Google和Google標誌是Google LLC的註冊商標，經許可使用。

我在這裡是要告訴你，這也是許多無性關係的面貌。



Google和Google標誌是Google LLC的註冊商標，經許可使用。

我們一路成長似乎就信以為只有一種世人最愛的蛋糕配方。大家也假設，為了這個「理想」蛋糕，大家都得要：

- 取人兩位，
- 烤出柏拉圖式愛情基底。
- 像抹糖霜一樣，均勻抹上一層浪漫，
- 在滿滿撒上性愛作為配料。

我想請大家思考，這塊蛋糕的結構可能因不同人而異。也許有些人根本不喜歡糖霜或配料。我在這裡主張，對我們中的某些人來說，柏拉圖愛情的基底本身就是最美味的蛋糕了。這塊蛋糕不一定就「缺少」任何東西，這也是一種女性主義理念實踐。

這種無性和非浪漫的關係，儘管充實，但挑戰了柏拉圖式，浪漫和性親密關係間的預設階級。

多項研究表明，千禧世代的性愛次數比前幾代人少。還記得「性愛很酷，但你曾經…」的梗圖嗎？

然而，這些「選擇」並不是公平地人人都有。

在過去的6年中，我一直在為多數人遺忘，少數中的少數族群陪有空間：無性戀和無性愛族群。我從一個簡單的Facebook頁面開始，該頁面名為Indian Aces，如今已成為規模更大的運動，涉及倡議、研究、提升意識活動，工作坊和社區營造。

在某些文化，無性戀和非性愛「狀況」的負擔可能對所有性別都是雨露均霑。但是，在印度的脈絡底下，這裏主要是父權制度，性教育少之又少，女性身體自主權低落，奉命成婚是常態，生育是一個明顯的期望，不承認婚內強暴是為強暴，這種負擔嚴重傾斜。

如果我們只給她們一種「可接受的」成人關係及家庭樣板，那麼這些女性要怎麼辦？當夾在逼迫她們的性侵犯文化跟看不見她們存在的女性主義之間，她們該怎麼辦？

走投無路，她們在2014年寫信給半活躍的臉書專頁，講出她們的故事，希望能獲得拯救。她們提到計劃逃家，感到沮喪，想要自殺，害怕被家人試圖要她們嫁的男人強暴，分享第一次遭到侵犯之後，自己寫的詩。

女性主義理念實踐之下，關係並不是女人獲得身份的唯一途徑；生孩子並不是感到充實的唯一途徑。女性主義理念實踐之下，自由性愛並不是唯一一種感到性解放的方式，而且我們承認，羞辱處女與羞辱蕩婦一樣存在、普遍和有害。女性主義的未來是那些女性分享的故事不再發生。■

女性主義理念實踐之下，關係並不是女人獲得身份的唯一途徑；生孩子並不是感到充實的唯一途徑。女性主義理念實踐之下，自由性愛並不是唯一一種感到性解放的方式，而且我們承認，羞辱處女與羞辱蕩婦一樣存在、普遍和有害。



天使夜裡也歡行
克洛伊·盧 (Chloé Luu) 作
(法國)
@Electricchildren



天使夜裡也歡行

克洛伊·盧 (Chloé Luu) 作

(法國)

@Electricchildren

照片裡的人都是我生命中的天使，
就是些有色人種女子和非二元性別
的人一同出遊，彼此照看並表達對
彼此的愛。就是這些最單純的時刻
最能培力。

亞美尼亞人啊， 女性主義是我們的 過去和未來

索菲亞·阿爾門
SOPHIA ARMEN
@SophiaArmen
流散者

不管你喜不喜歡，勇猛的翁格惠師（ungerhouis，女性謀士與導師）已是我們反抗史的重要一環，也抹滅不去。亞美尼亞多元女性（womxn）選擇的武器（劍、舞台、筆、聲音）存在於她們過去及現在所處的環境脈絡，個人的抗爭即是政治。光耀及紀錄我們的歷史是親密的日常勞動，也是女性主義實踐，特別將父權及其他主宰制度所揚棄的敘事置於中心。



經過迫害、進步及無止盡的國族建構哀歌，女性主義反抗一直處於亞美尼亞意識形態、政治、社會與經濟發展的核心。常常聽到有人刻意扭曲我們的社群自古就是「父權的」，還有種族主義觀念，說亞美尼亞社群的厭女「流淌在血液裡」。然而這種態度並沒有看到翁格惠師在過去及現在長遠的貢獻，也沒有看到如此被建構出的亞美尼亞社群是單一片面、錯誤百出的，也是強大的（通常是帝國主義者或族群同化主義者，或兩者皆有）勢力帶來的結果；企圖讓我們與自己的歷史脫鉤，並推動別有居心的政治打算。但不是說父權制度就不是我們社群的主宰結構，恰恰相反。我們反而是要質疑這些社群外的觀念到底從何而來，並關注一套揮之不去的敘事上，這套敘事呈現需要「拯救的」非西方人，同時從根本上破壞了第一線真正的女性主義運動。因此，我們的分析必須同時涵蓋反父權及反帝國主義／反種族主義觀點，以我們自己的聲音為核心。瞭解女性主義一直是亞美尼亞為大我起義抗爭的根本，大我包括男性、非二元性別者，這樣定義我們的歷史比較正確，也只有定義為性別正義，才有價值。對社群中的多元女性來說，數百年來，亞美尼亞多元女性的毅力與堅忍對抗過試圖威

嚇、騷擾和驅趕她們的強大力量，這樣定義歷史更為正確；這些多元女性領導並扮演關鍵要角，在思想與行動上打造國族。

反原民性、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霸權藉由與父權制度、恐跨與恐酷兒攜手運作，對亞美尼亞人的抗爭來說，要掙脫這種運作方式並不可能。一如種族與族裔為決定性因素，剝奪了亞美尼亞人根本權利，最後在種族滅絕的高峰，也剝奪他們在土耳其的生存權，厭女的運作也以性暴力作為對付亞美尼亞多元女性的施暴戰術，她們的身體被轉化為「次等人」的種族、性別與民族場域¹。應用對這點認知，顯示出若要真正發展出女性主義理論與行動，我們需要正視社群內部與社群間的差異，並承認歷史脈絡的特異性，力量與反抗就在這個脈絡裡萌芽。要特別點出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女性自古以來如何稱呼自己的女性主義行動，不論這些行動在西方思想中是否屬於「女性主義」。

¹A Fate Worse than Dying: Sexual Violence in the Armenian Genocide”<http://www.palgrave.com/PDFs/9780230542532.pdf>



在種族滅絕之前，本文作者的家人在西亞美尼亞所照



圖片說明：亞美尼亞多元女性解放鬥士

同時，亞美尼亞多元女性被迫劃分與換掉部分身份認同，將他們的身體及國家大卸八塊。特別是面對大屠殺與政敵時，他們告訴亞美尼亞多元女性要將她們具性別意識的身份認同與國家切割開，視自我的這些部分互斥，而非是整體的一環。例子俯拾即是，可在各種情境中看到，包括西方女性主義者譴責那些多元女性，因為她們選擇實踐常具性別意涵的傳統與文化（同時忽略亞美尼亞人自己也在挑戰這些角色），還有流離的亞美尼亞人出聲對抗犯罪者也是亞美尼亞人的性別暴力，因此被打上社群「叛徒」印記。這些機制不只試圖分化我們，也要讓我們無法體認到所有形式的社會正義的終極目標就是：解放所有人。要真正投身亞美尼亞身份認同，我們需要一套打破權力的分析論述，正視種族／族裔及性別，同時也正視其與性傾向、階級、能力等等的多元交織串連。

目前從公義出發的努力，若要從過去中找尋靈感，不需要捨近求遠。亞美尼亞多元女性捍衛公義的形式非常多，不論是透過筆或是槍桿子。受到亞美尼亞自由統一願景的召喚，多元女性站上智識與體力戰場的前線。儘管在民族主義文獻與修辭中經常被邊緣化或忽視，但在民族抵抗運動中，亞美尼亞多元女性孜孜不倦的努力和貢獻龐大。多元女性發揮積極作用的例子無處不在，因為多元女性發現不僅需要捍衛自己的社群，而且還要為他們所愛的人民和家園另闢未來。首先，具革命的多元女性在成立與組織亞美尼亞政黨的過程中不可或缺，尤其是在奧圖曼帝國非法流通民族主義文學和黨派通訊／宣傳。此外，索娜·季蘭（Sona Zeitlan）的研究也揭露多元女性積極參與防禦薩森（Sassun）、哲東（Zeitun）、范恩（Van）、烏爾法（Urfa）、穆薩勒（Mussal）與哈靖（Hajin）等地，從村莊間運輸武器、建立通訊線路，到自己拿起武器。實際上，多元女性也以武裝戰士身份參與防禦位於巴庫（Baku）、桑熱祖爾（Zangezur）和卡拉巴格（Karabagh）亞美尼亞社群，對抗亞塞拜然入侵，同時在佔領奧圖曼銀行和

暗殺蘇丹哈米德（Hamid）期間發揮了關鍵作用²。

多元女性費達伊（Fedayis, 游擊戰士）的影像讓我們有難得機會回顧我們強大的過去及面對創傷的能力，因為民族起義帶來新的機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參與亞美尼亞生活，打破傳統性別角色。當然，還有大名鼎鼎的索絲·梅里格（Sose Mayrig），不能忘記這位游擊戰士對家庭及民族國家的效忠，她的勇氣贏得千古之名。然而，國族主義的修辭常常擺脫不掉著老掉牙遣詞用字，形容多元女性「撫慰」及「慈母般」的本性。用敬業的組織者來形容她們反而更為準確，她們的特質就是對社群的堅定付出，抵抗企圖支配亞美尼亞抗爭規則的壓迫境外勢力，最後就是即便代價是巨大的個人犧牲，他們依然熱血昂揚地誓言為所愛人而戰。她們的女性主義是在地原生女性主義，與全體社群的命運

緊緊相扣。亞美尼亞的歷史並不缺乏進步多元女性運動人士與革命人士，實際上歷史也是由她們來定義。

以一個國家來說，我們必須知道如何應用歷史教訓來決定現今身為游擊戰士的意義。從進行反性別暴力工作的亞美尼亞婦女資源中心到政治劇場戲劇如卡米·亞伯拉罕人（Kamee Abrahamian）和李·威廉姆斯·布達達克（Lee Williams Boudakian）創作的《親愛的亞美人》（Dear Armen），世界各地的亞美尼亞人都起身革命，力圖摧毀強權與壓迫制度，重新定義身為亞美尼亞人的意義。因為我們的過去有所要求，我們的未來需要堅不移的決心，提高意識，團結對抗施加在所有人身上，所有形式的不公不義，並積極投入社會正義，來保存我們的文化和歷史。確實，當過去游擊戰士留下的傳承來敲門時，你會應門嗎？這是我們歷史的要求。■

²Zeitlian, Sonia “National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menian Women’s Rights Movement,” *Armenian Women in A Changing World*. pg 89

最初於2014年年發表於《黑圖格》（Haytoug）雜誌。
加長版可見：thehyephenmag.com

女性主義者 抗爭系列





女性主義者抗爭系列

夢•女性未來

凜•艾•阿特 (Reem El Attar) 作

(加拿大渥太華)

@reemillustrates



女性主義者抗爭系列

她的女性主義理念實踐是...

通過 Chulumanco-Mihiali Nkasela

南非 開普敦 @chulunkasela

這張照片是在開普敦半島理工大學的一次抗議活動中拍攝。我們領到了一系列抗議活動，持續了兩個多星期，我們在這方面面對大學有關於性別的暴力和殺害女性的政策，以及校園中學生的安全提出了挑戰。給女性和酷兒們。



女性主義者抗爭系列

憤怒

黛安娜·馬尼亞·阿若優 (Diana Manilla Arroyo) 作 (墨西哥)
@diana_manilla

2020年的8M (3月8日婦女節) 遊行中，沒有任何的世代、性相 (sexuality)、性別、種族或社會階級差異能分隔我們。暴力、父權、冷漠與不公義之苦的受害者與倖存者團結一致，墨西哥城街頭充滿了希望與憤怒的氣息。我們的高聲吶喊，團結力量更強大，土地為之震動。

女性主義者抗爭
系列

直到尊嚴成為
常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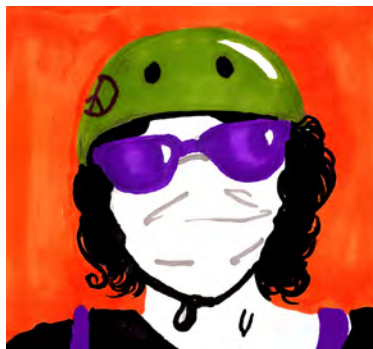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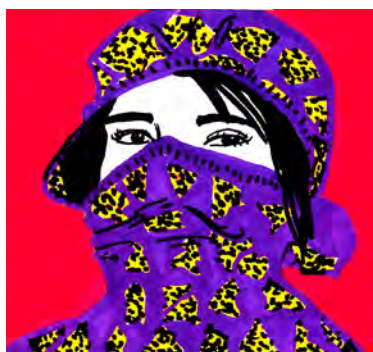
瑪格RH

(Marga RH) 作

(智利、英國)

@Marga.RH

這些肖像畫的
靈感來源於在
拉丁美洲抵制
與抗議運動中
的發聲的人，女
性化的身體在
這些鬥爭中的
展示尤其突出。
這是對草根女
性抵制運動的
致敬。



HASTA QUE LA DIGNIDAD SE HAGA COSTUMBRE



女性主義者抗爭系列

你遇上的強暴犯

愛麗•穆爾德爾 (Elli Mulder) 攝
(國際婦女日大遊行; 墨爾本,
2020年) @ellimulder

這張照片是在「你遇上的強暴犯」
(Violador en Tu Camino) 這首
歌唱完時拍攝的。當下氛圍血脈噴
張。對我來說，這幅影像呈現了各地
女性團結並理直氣壯要求現狀改變
的模樣。



女性主義者抗爭系列

我們在這一革命中的女性

艾樂歐諾娃•格多 (Eleonora Gatto) 作 (貝魯特; 義大利)
@nora_lagatto86

自2019年10月17日起, 黎巴嫩的女性一直在革命前線對抗與深陷父權的政治制度。她們理直氣壯地佔領了男性主導的空間, 領導抗爭, 以肉身為抗議群眾阻擋軍隊, 設置路障, 並用交織觀點疾呼女性、難民、同志、移民和勞工人權。



我從反禁止主義的女性們身上學到的事情

ALINE LEMOS



巴西，以絕對值來說，是世界上監禁人數第三高的國家；在222個地區中，相對於它的人口比例，其平均監禁人數則排名第二十六。

根據聖保羅大學暴力研究中心（Núcleo de Estudos da Violência）的兩位研究員Camila Dias與Rosângela Gonçalves的研究，這項政策已被證實效率不彰、欠缺公平。

「不論在世界的哪個地方，在減少犯罪或暴力上，監獄從來沒有起過作用。」

「監禁最常見讓人聯想到的效果就是種族選擇性以及社會不公、犯罪、弱勢在特定族群中擴散複製，這些族群大多都是這種懲罰方式的對象：窮人與黑人青少年。」

來源：「Com 335 pessoas encarceradas a cada 100 mil, Brasil tem taxa de aprisionamento superior à maioria dos países do mundo». At g1.globo.com, 28/04/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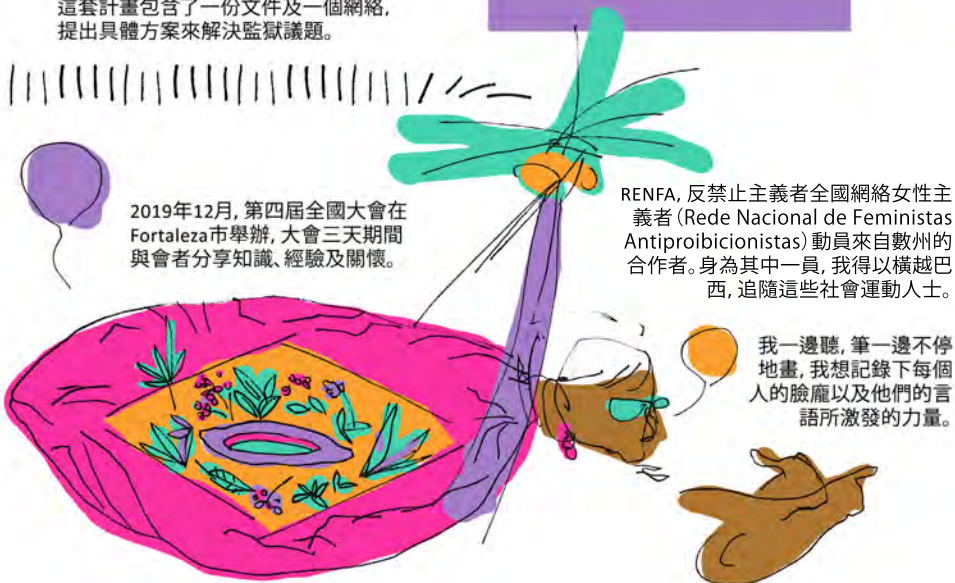
面對這種情況，



社會運動者制定了消除監禁國家議定計畫（Agenda Nacional Pelo Desencarceramento）這套計畫包含了一份文件及一個網絡，提出具體方案來解決監獄議題。

「我們是監獄受害者的母親及家屬。我們是前受刑人，我們是社會與人權運動的參與者。我們來自全國各地，串連反抗大規模監禁。我們努力減少監獄受刑人數，儘管是在監獄的環境下，也確保受刑人及其家屬能享有起碼的尊嚴與社會交際。」

來源：desencarceramento.org.br



2019年12月，第四屆全國大會在Fortaleza市舉辦，大會三天期間與會者分享知識、經驗及關懷。

RENFA，反禁止主義者全國網絡女性主義者（Rede Nacional de Feministas Antiproibicionistas）動員來自數州的合作者。身為其中一員，我得以橫越巴西，追隨這些社會運動人士。

女性主義者抗爭系列

我從反禁酒主義女性身上學到的事

雅琳·雷默斯（Aline Lemos）

作（巴西美景市）@a_linelemos

「要對抗種族主義就不可能不對抗監禁體制。監禁直接承繼了奴役制度。壓迫黑人的野蠻化身成了制度，此刻正在上演！民主從來惠及不了窮人，但是現在我們沒有法規機制來捍衛自身。」

「我們必須要活下來，牽制並迎戰他們。」
Regina Lúcia dos Santos, 聯合黑人運動 (MNU/SP) 監禁人員 (AMPARAR) 成員



我以前很掙扎作為一個才剛開始了解自己有
的特權以及自己有甚麼能貢獻，我很感謝
RENFA給我機會讓我記下這些臉龐及收穫。

我也帶了他們的第一本出版品，女性主義者及
反種族主義者的消除監禁制度手冊研究

法律影響
生命故事
藝術



身為反禁止主義者意味著反對藥物禁令政策，這是巴西監禁的主要原因之一，特別是對女性而言。

這數十年來，女性受刑人人數激增，
2019年，藥物相關犯罪佔了半數。

來源：Levantamento Nacional de Informações Penitenciárias, 2019年12月

一如議定計畫所表述，RENFA主張藥物應該是要視為公共
衛生議題，而不是監獄議題。



Fortaleza也給了RENFA舉行全國大會的機會。

這個網絡自2016年存在至今，目標為爭取女性人權，特別是那些用藥者、受刑人、遊民、性工作者及同志。

合作者皆為在監獄、街頭、社會運動、住家及衛生體系內工作的女性。

他們是母親、工作者、研究者、女同志、非性別二元者、學生、矯治體系倖存者、藥物使用者等.....

這些奮鬥的女性以她們的勇氣、智慧與關懷在抗爭的過程中佔有一席之地，我跟她們一起，學習到是什麼讓我們堅持抗爭。

團結一致的力量

從隱身到現身： 一位香港出身、擁有性 別流動認同的健美選 手宣言

羅小風
@siufung_law
香港

九十七…！九十八…九十八號在哪裡？
九十八號請回到隊伍裡來！…九十九！
一百…！潮濕充滿汗味的、擁擠的後台
裡，小姐毫不留情地要每個選手都排隊
站好。在這次的健美職業聯盟比賽日，
第一個項目就是女性健美。十五位肌肉
發達的壯碩女人，彼此勉強貼身擠在狹
小的後台空間，等不及要上台展露炫耀
自己的氣場。身著有型並各有特色的比
基尼、上了妝容，這些女人正不斷活動
著她們那訓練有素的肌肉、期待讓裁判
們留下難以抹滅的印象。



小風在羅馬尼亞的
職業健美比賽首
秀，2019

小風是第九十九號。這是Ta女子職業健美比賽的首秀。因為人數太多，這些女人被分成兩列。小風的穿著與其他女人無異：Ta曬成深棕色的身體呈現明顯的肌肉線條；梳到亮得發光的髮型是自雇專業造型師的傑作；閃亮的銀鐲在Ta的雙腕間甩動；還有與Ta紫羅蘭色比基尼搭配映襯的妝容，突顯這身堅實的肌肉內裡女性特有的氣質。在等候上台時，小風觀察其他參賽者，感受到一種熟悉的強烈情感、緊繃氣

息、與緊張感。多數參賽者看來都坐立難安、稍有心緒不寧和焦躁，彼此暗中估量彼此。擁有大塊肌肉，站在台上彎曲肌肉擺出規定的姿勢的小風看來相對放鬆。小風明亮的微笑令其他參賽者黯然失色。Ta是史上少數幾位參與這個競賽類別的亞洲女性健美運動員之一。

女性主義者認為女性健美是一種挑戰性別與身體固化假設思維的運動。女性健美運動者公然

挑戰了保守傳統的概念，是女性實踐很精彩的範例。透過建立他們有力量的形象，這些女人重新定義了「肌肉」的意義。「肌肉是不分性別的」小風在一場媒體訪談裡說到。「男人與女人有著相同的身體結構。這抵觸了傳統意識形態裡預設『肌肉是男人的表徵，只有男人能有肌肉』的概念。」

小風生為生理女性。高中時自我認同為女同性戀者。在香港，人們對學術成就偏執、不重視運動文化；小風的父親是Ta就讀學校的副校長，相信追求運動競技的表現會對學術成就造成必然負面的影響。父親也認為在全女校裡的許多女性運動員都是假小子，試圖藉由運動表現吸引女性的注意。因此一直到上大學之前，小風都被禁止從事任何運動。Ta參加了越野和泛舟的校隊，之後更成為女性龍舟市隊代表。嘗試過不同運動後，小風最終情歸健美運動。

小風迷上了這個有趣又內含衝突意味的運動：這項運動同時迎合了主流性別階級概念，也反抗了它的固化。與多數運動一樣，健美文化非常男性導向：男性贊助者推動大多數的健美秀，並邀請男性為正式評審，目的是要娛樂男性觀眾。女性健美選手無論在運動圈內或圈外都極度被邊緣化。女性健美選手時常被認為太肌肉發達、太壯太怪異，其形象不適合刊登在健身雜誌上，因此失去很多公開宣傳與被贊助的機會。即使女性健美運動成為在這個圈子裡第一個屬於女性的項目，近年來女性線條、女性體態、及女性身形和女性比基尼等這些強調肌肉塑形而非肌肉質量的新項目被制定加入。當著名的「奧林匹亞秀」在2015年取消女性健美的項目後，女性健美者更進一步地被健美界孤立。直到2020年，女性健美才重新被列為比賽項目。

這個項目重新被包裝成在肌肉之外、凸顯女性特質的活動。女性特質的符碼不只在健美舞台上被強力展示，在後台亦是。在社群媒體上，隨處可見女性健美選手化著濃妝、擦閃亮的指甲油、身著可展現女性線條的服裝在健身房中展現她們的陰柔特質，就好像要與她們充滿肌

透過建立他們有力量的形象，這些女人重新定義了「肌肉」的意義。「肌肉是不分性別的」小風在一場媒體訪談裡說到。

肉的身體展示的雄風相抵。當這些女性因練出大量的身體肌肉而被當成是性別既有印象的異議者，她們被刻意凸顯的女性特質就是為了要迎合本有的「理想女性形象。」

在小風迷上健美運動的前一年，Ta認知到自己在社會上被認同為男性，而在2013年出櫃為跨性別男性。成為健美運動者第一年的訓練期間，小風未曾想過要到台上競賽。當時Ta生理與法理上皆仍是女性。小風認為比基尼是女生才穿的服飾，僅僅是想到要在台上穿著比基尼這件事，就令Ta驚惶。在自我性別認同和對健美的熱情間掙扎著，小風開始從學術的角度切入有關跨性別的研究，尋求一個問題的答案：一個人能同時乘載雙重性別認同到什麼樣的程度？

2015年，小風參加了Ta人生第一場健美秀並贏得了亞洲區公開女子形體比賽的冠軍。2018年，小風成為國際健美職業聯盟的職業女性健美運動員。這場勝利讓小風對自己的身體有了新的理解：Ta不但克服了穿比基尼的恐懼，更享受在台上展示女性特質的時刻。Ta認知到在概念限制之外，健美運動提供了一個讓人能持續學習與放下性別標籤的平台。Ta對自己的女性特質和男性面向有同等的熱愛。在不同脈絡裡，小風希望能同時被認可為女性和男性。因此Ta不再認同自己為跨性別男性。



小風作為運動員盟友的專任大使，力求終結運動場域中人們對同性戀與跨性別的恐懼

小風獨特的個人經歷挑戰了強加在女性健美選手身上的各式規定。Ta在性別流動和非二元性別的自我認同掀起了健美社群裡的騷動，特別是小風以在社會認知中更「男性化」的外表現身。儘管如此，小風的經歷鼓舞了女性和跨性別健美運動員以勇氣來面對現實。同時，小風對自己生活方式的堅持也引發了關於跨性別人權與健美運動等有意義的討論。例如說，同樂運動會是一場為期九天、由性別酷兒社群組織的國際多元運動、藝術、及文化展演的盛事，將於2022年在香港舉辦。小風作為該盛事唯一性別流動的活動大使，希望能在健美與多數其他運動中帶入第三性別的項目。小風同時也是「運動員盟友」這個組織的專任大使，力求終結運動場域中人們對同性戀與跨性別的恐懼。■

Ta對自己的女性特質和男性面向有同等的熱愛。在不同脈絡裡，小風希望能同時被認可為女性和男性。

VERY QUEER



當他們看見我們：超酷
兒女性主義者

蓮•迪洛特索耶

(Lame Dilotsotlhe)

作（波札那共和國）

這是在女性主義者的空間裡，跨性別男性面對的現實景況。他的意見常被噤聲或遭生理帶來的優勢束縛。他的存在本身就是挑釁。這突顯了女性主義空間可以如何接納多元性並凝聚起團結精神。

@dilotsotlhe



當他們看見我們：
喀斯媽媽
蓮·迪洛特索耶
(Lame Dilotsotlhe)
作 (波札那共和國)

本作頌揚已逝喀斯媽媽
(Mama Cax) 的生命歷程。
她不僅是一位模特兒、障
礙者人權運動者和女性主
義者，更重新定義了我們對
身體自主權的理解。對我來
說，這就是付諸實踐女性主
義的力量。夠辣，夠多元女力
(womxn)，夠女王。



拳擊不拳擊
吳宜霏 作（台灣）

作為一個拳擊手和指導員，我認為教女孩子拳擊是一種女性主義理念實踐，因其轉變運動的性別既有概念，並對抗男子氣概霸權。

看看我， 看看安全空間

茱蒂安涅·木戚黎

JUDYANNET MUCHIRI

@judyannet1

加拿大

去年十月，我來到肯亞，開始了我迄今認為最重要的工作。從那時候開始，我在肯亞一直探索著安全空間對於青年女性公民參與的影響。儘管這個研究是以學術目的為主，但也有十分個人的因素在其中。身為女性主義者，我的學術追求、我的專業工作表現和我的個人生活，深植在與每個人的對話之中，而對話的內容也深受女性主義價值所引導。

我現在人在納洛比，等待打亂我們生活的新冠疫情過去。在我不知何去何從的同時，這處境同時讓我有時間反思過去幾個月以來，在這個研究上所做過的一切。我已經與許多青年女性和女權組織對話過，一起構想和共創提供給青年女性的安全空間。我用相同的方式締造安全空間，一如我其他時候的工作方式；企圖擴展空間和青年女性自由。然而，我並沒有料到到這個工作可能會伴隨而來的情緒勞動，也沒有想到要達成這個目標所要付出的代價。

我有意識的運用女性主義和互動式方法，並清楚知道青年女性本身最知道安全空間對她們的意義。因此，她們應該才是那些明確表述什麼是安全空間的人們。通過這項研究，我試圖證明，在沒有安全空間的情況下，年輕女性參加公民活動的程度將是有限的。因此，這項研究工作將呼籲對結構和生態系統進行投資，使女性能夠行使能動性並盡情揮灑人生。（重要的是，在這裡我使用「女性」一詞時，要意識到這是一個籠統的詞，這其中也包括自我認同為女性者）

與其他研究一樣，我也準備好會有意料之外之事。然而，我很早就意識到，這與其他研究都不一樣。當我開始與女性們見面並召集她們一同談論安全空間時，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女性如此溫柔地接納我以及我的研究工作。當我在奈洛比、Nyanza和Rift Valley的女性身上持續感受到同樣的善意時，我開始思考從友善的立場來工作，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當我在肯亞各地旅行並與女性交談時，也很清楚看到，建立安全空間的工作並非易事。這項工程需要更多的投入，需要更多時間，需要更多資源，也需要更多的用心；這項工作需要我們要非常刻意。老實說，這超出我的預期，我沒有想到這項工作會要我付出什麼，還有情緒上勞動，我感到被壓垮了。

承認自己被壓垮了是很重要，同等重要的是，承認後要決定怎麼因應。這一直是我自己在學

當我在肯亞各地旅行
並與女性交談時，也
很清楚看到，建立安
全空間的工作並非易
事。這項工程需要
更多的投入，需要
更多時間，需要更多
資源，也需要更多的
用心；這項工作需
要我們要非常刻意。

習的部分。向自己承認「沒錯」，這個工作讓我感到沉重；是的，我需要退後一步；這就是需要自我照顧的時候。我在這裡使用「自我照顧」一詞，是指能夠抽出時間來照顧自己的需求，而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種特權，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我強烈感到，我們需要正面認知自己的位置以及這些不同位置所帶給我們的特權。也就是說，我已經學會了在這些情況下（而且有很多）要做的是，靜坐。

靜坐一直以來都是很困難的。事實證明，即使是要休息也是需要一些刻意的為之。我之所以熱衷於此，是因為我認為這對其他女性主義者也是一個學習，那就是試著靜坐。靜坐使我們能開始呼吸，使我們感謝自己的在場，使我們能夠看得見所學的教訓，它使我們能夠思考今後可以做些什麼。換句話說，這是一個機會來退一步，帶著距離重新審視我們所做過的工作。這也是一個認知，認知到激發女性主義理想實現本身是一個持續性的工作，確實是需要時間的。

靜坐雖然有所幫助，但真正促使我繼續走下去的是我遇到的所有女性。從事著眼於結構改變的工作，往往難以立即見效，這讓工作很難一直保持動力。但這不該是一個阻礙，每一點行動都會有所幫助。儘管困難重重，全國和全球各地的女性在組織與付出的心力，為其他女性們拓展自由空間，知道這點帶給我很大的希望。這讓我知道，事實上，女性主義的理念實現和未來是可能的。

最後，我在此感謝這些扶持我並如此溫柔與我共事的女性們。我已經一一向妳們表達過感謝，但是我也希望全世界知道妳們的傳奇故事！很幸運能認識妳們，有妳們是世人的福氣。謝謝妳們。■

儘管困難重重，全國和全球各地的女性在組織與付出的心力，為其他女性們拓展自由空間，知道這點帶給我很大的希望。這讓我知道，事實上，女性主義的理念實現和未來是可能的。



共同療癒

烏帕莎納·阿葛瓦 (Upasana Agarwal)

作 (印度加爾各答)

@upasana_a

在日漸增長的右翼勢力、白人至上主義和氣候變遷種種衝突中，關注著療癒與滋養世界的社會運動者與女性主義者。本作凸顯女性主義的理念實踐如何現身並挑戰現狀，解

放所有人，在行動中展現善良、團結和同理心。

一個不開心的故事

蓋博瑞拉·雅絲特法妮雅·
里耶拉·若布列斯
GABRIELA ESTEFANÍA
RIERA ROBLES
@gabyestefaniarie
墨西哥

一、

朱莉安娜（Juliana），我好喜歡人家叫我朱莉安娜啊！這個名字充滿力量與存在感，有勁又熱血。老實說，我賦予了「朱莉安娜」的所有特質，大概只在我的腦海裡；我為了生存和抵抗，才編出這些特質。

我是雅絲特法妮雅（Estefanía），經歷過了28次的地球繞著太陽公轉，每天睡8小時，平均一天喝4杯咖啡，一天使用1個小時的社群媒體。我的故事是一個關於23年的反抗。五歲時，曾經是小女孩的我，在祖父母的屋子里和堂兄弟嬉戲。就那樣，在那個充滿生氣的愛的圈子裡，我成了其中一個堂兄艾爾巴巴（El babas，黏液之意）的性暴力受害者。

從那一刻起，女孩的人生徹底改變，覺得自己一文不值。這件事奪走了她的愛、慈悲心、母性，不讓自己接受與付出感情、信賴、擁有夢想；奪走了她的身體、她的月經、她的靈性。她已經成為堂哥的奴隸。

雅絲特法妮雅，經歷過了16次的地球繞著太陽公轉，11年的反抗，每天睡覺12小時，可看四小時電視，每天哭一小時。這個女孩正在粉碎回憶。

雅絲特法妮，經歷過了22次的地球繞著太陽公轉，17年的抗爭，每天睡9小時，每天大學上課8小時，聽1小時的音樂。這位señorita（年輕女子）決定遺忘。這位小姐保證將保持沈默。這位小姐嘗試融入。雅絲特法妮雅，度過了28次的地球繞著太陽公轉，23年的反抗，每天睡7小時，每週上課6小時，有4位前男友，和1週1小時的心理治療。

你是否曾經思索過，透過語言、詞彙、觀念還有表達方式，藉由訴諸口語來表達我們自我意識的重要性？我容易執迷於思考並尋找事物的合理答案。這是多麼的明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怎麼可能不仰賴這些資源呢？這是我在5歲，那個稚嫩年紀時所選擇的機制，用來處理所有進到腦海裡令人迷惘的資訊：「誰愛你就會傷害你」。因此，為了因應痛苦，我的身體與心靈解離了。我給自己取了小名：寶寶、女孩跟小姐。因應此，她們有了各自的生日、重要場合、無法忘懷的時刻、戀愛、分手、友誼來來去去。

而寶寶、女孩及小姐是相互解離的。朱莉安娜！我多想被命名為朱莉安娜啊！刀鑽又毫不相讓！

二、

星期日，一如所有在隔離期間的每個日子。如同我的母親拉·查提塔（la Chatita）會說的：

「我的女兒啊，隔離把我們都關起來了」。但是對我來說，這代表著在星期日的傍晚，我可以跟家人談話。

朱莉安娜，我知道我想要跟你成為朋友，也知道你永遠會在一旁捍衛我。因為我發現我再度面對著自己最大的恐懼：艾爾巴巴加入了家族的線上聚會。偉大的女神們保佑啊！朱莉安娜，請幫幫我！

朱莉安娜是那種會點燃我的能量，讓我也想點燃一切。她就是生命之力、女性的力量、感到生命活力的喜悅。我的白狼，朱莉安娜，從抵抗之初就形影不離，在我還是寶寶、女孩跟年輕女子時就守護了我的本心。朱莉安娜是我的守護者和嚮導。

朱莉安娜寫道：

「此訊息不是為了向你打招呼或關心你的生活。不是！這訊息來自直覺，出於憤怒和親自尋求正義的強烈渴望。還有要告訴你什麼是你的真面目：強暴犯！

你是成年人，清楚知道他的行為、舉動、選擇，以及他這一輩子對別人造成的傷害。不過以免你想不起來，我是個28歲的女人了，你的堂妹，你在她還是小女孩的時候性侵犯了她。現在你想起我是誰了嗎？噢不，等一下。你當然也對別人做了一樣的事情，但我沒資格在這篇故事裡處理這個。我在此要為自己跟我的人生討公道。

你無恥卑鄙。我不在乎你決定侵入我的空間的原因，但是我要一勞永逸地告訴你，你是強暴犯，無恥至極。我要你滾出我的人生，滾出所有我身邊所有人的生活，不要再跟任何與我有關的事物有牽扯。滾出我的家庭空間，我不想看到你，不然我直接當著你的面說你是強暴犯！

我明白告訴你：我已經不是那個你侵害的無辜女孩了。現在我是一個成年女性，可以當著你的面一字不漏地講出來：你是強暴犯！

我不會覺得低人一等，或覺得我的遭遇無足輕重，我不會讓你以此為樂。如果你一生淒慘，或是遭受過苦難悲傷，都不是我的問題。我只在乎療癒自己，我的人生要擺脫你的垃圾跟你的傷害，為我內心的小女孩討公道。現在，是成年女性的我與你斷絕關係，把你趕回去你一直居住的地方，你這一輩子都會待在那裡：陰影裡。

你之後就會看到，我的家人站在我這邊。我不孤單！我不是瘋子！你的世界正片片粉碎，因為我打破了沈默，說出你是誰，你是強暴犯。」

你能感覺到嗎？朱莉安娜在2020年4月28日下午3點58分把訊息傳給艾爾巴巴。她發著抖，恐懼，情緒滿漲。對！看看那勇敢的人生啊！我對抗他了！我知道面對童年的侵害者並不是我要的，就像我也不想要被侵害一樣。我夢過當著他的面揭發他的真面目，講出他造成的所有傷害，他把我推入的煉獄。然後咻的一聲！就這樣，我伸張了正義，揭發了他。

現在朱莉安娜跟雅絲特法妮雅可以一起前進。痛苦會一直揮之不去。但我已經學到我的人生不能被化約成單一的經驗。我的人生不能被簡化為受害、痛苦與遭受侵害的人生。我的人生是發自內心，深刻自我愛惜而持續不斷的療

癒故事。那個女孩、年輕女子跟祖母一起消弭了時間；看見彼此，接納彼此，透過覺察、覺醒、散步、陪伴與愛護，伸張正義。

那段遭遇對我人生造成的傷害跟控制依然存在，但再也無法主宰一切。只過了幾天而已，但我覺得我可以直視自己的雙眼，露出發自靈魂的微笑。恐懼已消。我可以自在與自己共處。■

我的人生不能被簡化為受害、痛苦與遭受侵害的人生。我的人生是發自內心，深刻自我愛惜而持續不斷的療癒故事。

伯瑞斯拉法•瑪黛特 (Borislava Madeit) 及
1993年起的跟蹤者 (Stalker Since 1993) 作
(索菲亞, 保加利亞) @fineacts

為非營利創作工作室
Fine Acts創作
這些作品呈現了女人的力量、勇氣

和堅毅。天生鬥士,一開始蓄勢待
發,永不放棄持續行動並為所有女
性贏來勝利。



在兩個世界之間： 甘比亞女人 的雙重意識

哈蒂·賈投·卡莎瑪

HADDY JATOU GASSAMA

@haddyja2

美國 華盛頓特區

甘比亞的曼丁哥族（Mandinka tribe）有個傳統，丈量母親用來背新生兒的第一條揹巾。如同其他曼丁哥族的文化習俗一樣，這項儀式為滿載性別意涵的行動。丈量儀式是曼丁哥孩童人生最早經歷到的成長儀式之一，完全由女性主導推動儀式的進行。

丈量女童第一條揹巾時，習俗是將一個葫蘆做的長柄勺交到女孩的手上，象徵為人妻子與家庭主婦的未來。在我的丈量儀式裡，祖母與母親以一隻筆取代葫蘆長柄勺，放在我的手中，象徵學富五車的未來。我母親與祖母都是根深柢固的傳統主義者，且完全沒有愧對這個形容詞。然而，他們在不經意間書寫了自己的女性主義宣言，僅是咄咄嘴就選擇將「教育」放在「婦德」之前。在我們的國家，傳統未必總是與女性主義作對。我母親與祖母版本的女性主義給予年長女性傳統的影響力及尊崇，甘比亞大多數的部落皆如此，以此對抗父權制度的現狀。不過同樣的影響力與尊崇也可以被用來維繫或鞏固父權。如此，對於自己站在父權這條線的哪一邊，甘比亞女性有雙重意識。

雙重意識的概念常應用於種族脈絡。在其整體框架下，具備雙重意識經驗的主體，除了自我意識外，也具固有意識，知道講到身份時，他人如何看待及對待自己。在種族脈絡下，雙重意識解釋了從未能真正做自己，只能不斷被迫面對「自己是誰」和「他人眼中的自己」這兩者的牽扯。杜波依斯（W.E.B. Dubois）在他提出創見的《黑人的靈魂》

（The Souls of Black Folk）一書中描述這樣的存在狀態。他更進一步提到：「這是一種持續透過他人的眼光來看自己，感覺世界帶著興味用輕蔑與憐憫的目光審視自己，再透過這樣的眼光來衡量自己的靈魂。一個人永遠覺得有兩個自己：一個美國人、一個黑人；有兩個靈魂、兩種思維；兩股無法妥協的拉鋸力量；在一副深膚色軀體中存在兩種理念交鋒，只靠著頑固的毅力才不會被拉扯到四分五裂。」這種艱鉅的雙重狀態也是女性經驗的同義詞。在像甘比亞這樣性別角色與父權規範都根深柢固的國家，這樣的雙重狀態感更顯而易見。

在甘比亞，女性的雙重意識已成為文化上的正字標記，在婚禮上當吟遊詩人唱出「aawo buuri kerram（大老婆是家中女王）」時，

就是這樣的意識揚眉吐氣的時候。就在同一場婚禮上，年長女性會給新娘忠告：aawo jigéen daafa waara mounge，女人必得忍耐或有耐心。這些儀式經常稱頌表揚女性的力量和優雅，但衡量毅力的標準是她承受丈夫與夫家可能加諸傷害的能力。在大喜之日，新娘經常意識到在婚家中，她同時是女王也是僕從。在經濟與教育的場域裡，人們鼓勵女人求學並立志追尋薪資優渥的事業。然而，許多女性學術和專業成就的評量標準，在於潛在對象的自尊。如同世界其他角落在發生的狀況一樣，諸如「你學歷這麼高，怎麼找老公？」「那女人太有錢了，現在誰會想娶她？」這種話屢見不鮮。

女人的能動性與平等權利長期以來夾在兩個習俗板塊之間，一邊高高捧起推崇頌揚女性，另一邊又反映了父權的現狀。母權權力傳統與父權常規（多半是殖民主義的後遺症）之間的拔河讓甘比亞女性徬徨。在我們的小國家裡，女性在兩個分歧的生存典範中生活、工作並成長茁壯。

第一種典範充斥民間場域。在這個場域裡，母權至上。她們的話就是金科玉律、她們的怒火充滿危險。祖先、祖母、母親組成了這個菁英女子階層，是甘比亞女性主義各種迭代的根基。這個女性階層地位是家庭紐帶的基石，機智與一本正經態度的來源。她們是我們歷史的守護者也是引領我們走向未來的嚮導。自身雙重意識的矛盾讓這些女性成為甘比亞女性的毅力與力量的典範，同時也支撐著父權常規。

在甘比亞，女性，特別是年長的女性，擔任著文化接納尺度的守門人。她們的角色包括對年輕女孩裙子長度的隨意評斷，也要在新娘洞房後確認她的貞操。她們經常用男性的眼光來看待女兒和孫女們的行為舉止。她們評斷的衡量工具經常跟父權目標捆綁在一起。雙重意識的面紗蒙蔽了這些女性獲得的社會優勢與判斷力。「男人會怎麼看待穿短裙的女人、男人會對穿短裙的女人做什麼、男人會怎麼決定失貞

女人的能動性與平等權利長期以來夾在兩個習俗板塊之間，一邊高高捧起推崇頌揚女性，另一邊又反映了父權的現狀。

新娘的價值」這樣的問題推動著這些女性的行動與判斷，而這些女性又奠定及定義了我們的文化作為。這些女性有權力去鞏固或終結女陰殘割與童婚這樣的殘忍陋習。作為家族之間事務的首要仲裁人，對於遭遇配偶虐待而尋求庇護的女人，女性家長有能力來保護她們而非斥責她們的不足。只要揭開雙重意識的面紗，女性家長能夠主動對抗甘比亞女性面對的性別不平等，也就是兩種生存典範下的性別不平等。

第二種典範則根深蒂固於正式場域中。第一種典範存在宅院內，家庭紐帶中，第二種典範則不同，是甘比亞社堅持的公共狀態。在這個場域中不平等的狀況舉世皆然，表現在男女薪資落差、男孩女孩受教機會與識字率的落差、阻礙性別平等的法律障礙。第一種典範的特徵細瑣，經常取決於個別女性的意志，第二種典範的面向則是制度式的。前者的仲裁者主要為年長女性，然而，通常由男人主導的機構制度則推動著第二種典範。甘比亞女人生存在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場域，而她們的能動性和權利則取決於其所在的場域。在許多情況下，第一種典範提供革新進步的空間，而第二種則難以撼動。女陰殘割及持續不斷要終結這種行為的抗爭就是最好的例子，展現甘比亞女性生存的兩種典範間的拉鋸。

女陰殘割這個約定俗成的成長儀式深植於甘比亞女性的雙重意識。不斷重申該殘忍行為的正當性一直是伊斯蘭的宗教義務，這只是層薄弱

的遮掩，為這個廣泛又危險的信仰找藉口。推動殘割流程，鞏固這種行為的女性會自發讓自己的女兒接受殘割，或是譴責沒有遭受殘割的女性，她們都認為男人不會珍惜沒有接受女陰殘割的女子。在第二種典範中，女陰殘割自2015年後已為非法行為。然而，每年還是有數以千計的甘比亞女人和年輕女孩遭受殘割，可用的法律資源寥寥可數或付之闕如。在甘比亞，數不清的在地和國際非營利組織在為終結女陰殘割而奮鬥，當中有許多人在第二種典範的制度下努力，要求政府懲罰違法者，落實施法，並進入校園與學生溝通，不過還是第一種典範內的人進展最大，這些組織了解到朝家族女性家長求援的力量，他們開始扭轉該國女性的未來，朝進步方向前進。

我是家中少數沒有經歷過女陰殘割的女性。在我和我的堂表姐妹應該要接受殘割的那一天，我母親拒絕讓我跟其他女孩一起去。經歷過女陰殘割的她不讓自己任何一個女兒也有這樣恐怖的遭遇。

甘比亞存在著父權制度，不過本國母權傳統的權威也不容小覷。傳統未必站在女性主義的對立面。在甘比亞，雖然女性對於站在父權界限的哪一邊，具有雙重意識，他們也有選擇的權力。像我母親及祖母這樣的女性，長久以來都知道選擇的力量，也用自己的判斷力確保我的姐妹們與我在成長過程中，不以男性的自我及凝視來衡量我們的毅力、天賦跟生命。我生命中的女人教給我的毅力並不是用來忍受男性帶來的折磨。我們所受的教導反而是女人就是自家跟自己人生的女王或君王，分毫不差。隨著我這個世代的甘比亞女性年齡逐漸接近女性家長的行列，而這些家長是社會網絡的掌權者，我樂觀相信，在婚禮上，關於女性的職責就是忍耐的說教會越來越少，而像我的嬰兒揹巾測量儀式這樣的時刻會越來越多。





神聖妓女

琵亞•樂芙 (Pia Love) 作
(波多黎各) @pialovenow

重新想像從聖經到流行文化中關鍵女性人物，這些多元女性 (womxn) 一方面掌握了濃烈的色誘力，一方面又充滿神聖感，神聖妓女的作品探索了「神聖」與「不那麼神聖」的兩極。療癒那分裂的心理，要不是必須循規蹈矩，要不就是狂野不羈。神聖妓女大膽想像處女瑪麗 (母親原型) 和情慾女祭司 (處女原型) 的和諧共存，多元女性在自由裡承擔起被愛的複雜性。如此一來，神聖妓女質疑了商品跟多元女性間的關係，還有這兩者皆有被剝削的悠久歷史，特別是在資本主義架構下，最後作品重點在於拆解父權及資本主義架構，因其最終不只是對多元女人造成傷害，也對地球和每個生命造成傷害。

迪耶烏拉與 黑娃娃

安娜·瑪莉亞·貝里給
ANA MARÍA BELIQUE
@abelique
多明尼加共和國

橘園（Naranjo Batey）社區距離
城市遙遠，但是四處都是奮發辛勤
工作的人們。有個名叫迪耶烏拉
（Dieula）的女孩住在這裡。雖然她
的雙親總是稱讚她很漂亮，但迪耶
烏拉不相信。

她的雙親認為她的美在這世界上無與倫比，但這個孩子從來不認為自己是漂亮的女生。迪耶烏拉認為如果她真的美麗的話，就應該有金色的長髮、藍色的眼睛，像娃娃般白皙的肌膚。

「我希望跟聖誕節人家送我的娃娃一樣漂亮。」她邊玩邊說。

有一天，有個年輕女子來到她們的社區，把所有的婦女都集合到活動中心。迪耶烏拉聽到她的母親跟鄰居說這位年輕女子要來做娃娃，真正勾起了她的好奇心。

「我也想學怎麼做娃娃」她拉著媽媽的裙子懇求。但是她的年紀太小了，無法加入這個團體，讓她很難過。

不過，每個星期六，迪耶烏拉都站在門邊或是透過窗戶偷看，看所有在屋裡的女性聊天跟學習製作娃娃。

「她們做的那些小團子看起來不像娃娃，很醜又讓我很害怕。」迪耶烏拉對跟她一起偷看的男孩子們說道。

當婦女們進度越來越多，迪耶烏拉覺得這些娃娃好黑，沒有她在電視上看到的那些那麼好看。

她想要一個大娃娃，有長長的頭髮跟藍眼睛，希望婦女們可以趕快開始做這樣的娃娃。但是沒有。她們一直在做醜醜的小黑團，看起來一點也不像真正的娃娃。

有天下午，老師指導完後，婦女們開始把這些小黑團黏起來，娃娃一點點地成形。接著婦女們為這些娃娃縫製繽紛的服裝。迪耶烏拉沒辦法清楚看到她們在做什麼，但是她沒有注意到這些婦女非常開心，也非常努力地工作。

課程最後，她們在桌上擺了幾個自己做的娃娃，讓所有人觀賞。

那一天，迪耶烏拉開了眼界。其中一個娃娃看起來好漂亮，就像公主一樣，甚至比芭比娃娃還要美。她很訝異，因為這個娃娃皮膚既太白，也沒有藍色的眼睛。一直到那天以前，她從來沒想過黑娃娃也可以這麼美麗。

「我也想要一個那樣的娃娃，她們真好看。我想要一個像那樣的黑娃娃。」她激動地喊道。

「一個漂亮的黑娃娃。」「好美好美。」她的母親也是團體的一員，站了起來把她叫過來。當媽媽把其中一個黑娃娃放到她手裡時，迪耶烏拉開心得跳了起來。她緊緊把娃娃抱在胸口，滿心喜悅。

從那天開始，迪耶烏拉也知道了黑娃娃也很美。當她的雙親說她也很漂亮時，她第一次感覺到真的是這樣。她知道了自己的膚色跟髮色並沒有讓她變得醜陋。

迪耶烏拉美得像個黑娃娃。她好以自己的膚色為榮，所以也告訴其他的小女生朋友：

「如果這些黑娃娃這麼漂亮，那麼所有的黑人女孩也都很漂亮。」我們是黑色娃娃。

「多明尼加黑娃娃」計畫（Muñecas Negras RD）這項行動計畫的宗旨為培力多明尼加共和國農園地區的女性及女童。這項計畫在組織娃娃製作工作坊之外，也開啟女性的互動，討論如黑膚色、認同、非裔及性別等議題。

「多明尼加黑娃娃」計畫應用團體工作法，結合理論與實務在黑人女性間推廣知識，培養能力。

種族歧視是不斷衝擊非裔人口的重要議題。多明尼加也不例外，甚至對源自海地的多明尼加人來說更為嚴重。主要是因為這樣，我們才認為針對認同、自尊跟非裔的全方位培力如此重要。這項行動可以帶動辯論，討論如何培力面對我們這種現實情況的行動者。

行動的另外一項動機來自於為參與者創造收入，由於女性面對多重排擠（窮困、黑膚色、來自於農園地區、無國籍），進入勞動市場的可能有限。身為海地移民的女兒，他人不斷質疑她們多明尼加國籍、文件、個人認同等，在影響了她們的生活。此外，農園地區的女性能夠培養出的技能有限，要進入能力符合的職場難上加難。因此該計畫希望能夠給這些女性機會，讓其建樹超越職場加諸在黑人女性身上的社會侷限，這樣一來她們的自我期許不再只是成為家務工，也能探索自己的創造力。

「肯定」運動（reconoci.do）十年來陪伴多明尼加海地裔女性的經驗孕育出「黑娃娃」計畫，「肯定」運動是一個青年團體，致力於對抗多明尼加的種族歧視、開除國籍及無國籍政策。■

這項行動可以帶動辯論，討論如何培力面對我們這種現實情況的行動者。



織夢的女人

黛安娜·瑪爾 (Diana Mar) 作
(墨西哥瓦哈卡州)
@mar_indigo_

在瓦哈卡州沿岸，編織是世代相傳、
女人用以反制不公不義的傳統方
式。我們女人用腰織機織出我們自
身歷史、掙扎和夢想的千絲萬縷。



少女時代 的遊魂

阿庫雅・安提維娃

AKUA ANTIWIWAA

@akua__antwiwaa

迦納 阿克拉 / 美國 普洛敦維士

握緊的拳、
握緊雙拳，
一個吻落在因吃驚張開的口，
張開
再開

擺在我面前的是一張模糊的老照片。照片裡，我全身白色，從繫在頭髮上的珍珠串珠到穿戴的耳環、再到鬆鬆環繞我纖腰的腰鍊；長至腳踝的洋裝恰好停在繫緊了的白鞋與有摺邊的襪子上。配合拍照的期待，我的小手順從地緊緊抱住交給我的、色彩繽紛的花束飾品。那是我第一次當花童，我深愛這樣職責，而且我看起來純潔無瑕。

什麼是小女孩們的夢想呢？她們是怎麼活在自己世界裡的呢？我看著這張照片裡的自己，感覺似乎是在看一個陌生人，還是一個似曾相識卻不明白的朋友。我很愛她，但她不知道我是誰。然而我記得這一天：收緊腰圍的貼身洋裝、令人發癢的襪子、我的目光如何緊緊搜索著我高挑美麗的母親，在一切結束後。少女時代就是這麼微小又奇詭的事情，我感覺她那似乎能看穿人的眼神衝著我看來。

在這的空間
不夠
讓你聽見孩子在呼吸
喚聲她就是你

這個小女孩讓我想起，我曾認為我履行女性主義的生活是直線型的：它有一個起點，也會有個終點。接下來的時間，我慢慢開始了解我的童年受到許多不公義的對待和限制，這些事將我的靈魂驅趕走，將餘下的身體變成石頭。然後我讀了很多東西、我反省、我試著感覺，我以為我得到啟蒙了。我向這個小女孩「道歉」。告訴她我很對不起她、為她唱歌；悄悄地告訴她，我多希望我當初能保護好她。我在寂靜的深夜緊緊擁抱著她。我為她、也與她一起掉淚。我跟她說對不起，然後我讓她離開。我以為她是我過去的幻影，像一隻在清晨吟唱的鳥兒，就在黑夜層層轉化成和諧的早晨的那一刻，站在高高地在檀木的樹頂上，在我永遠不會知道的地方。在我心裡，她在那裡是安全的。我總算到達了這個階段，擁有充實的知識、經驗、

故事、辯論，與謊言：讓人安心的謊言、善意的謊言。這雙手臂是大人的手臂，又長又穩又有力，足夠扣緊任何事物，無論它多深、多廣、多困難。

從推離我的內在小孩到我長成能夠照顧她的人之間這段時間，我離開了家。終於可以自由地成為任何我希望成為的角色。同時我是孤獨的。我停滯了。

敞開 為了
寂靜無聲的思慮

一個人是怎麼重建童年記憶，將它放入女性主義實踐的呢？要怎麼讓這變成現實呢？這一次經驗讓我收穫良多，可更重要的是它讓我看到，我不需要讓我內在的小女孩離開才能獲得自由。反之，將她放逐到幻夢與記憶的國度才是在讓自己受苦。光是把她想像成是一個迷惘破碎、需要救助的靈魂這個舉動，我其實在排斥讓自己深感羞恥的部分自己。我需要帶她一起，來到現在這個當下。

因此，無論是個人選擇還是本命，或是在面對陸地、海洋、或是死亡等吞沒我們的距離時，去擁抱經常環繞著我們的寂寞。我開始培養一個不只是被暴力敘說傷害的、能保持鮮活的少女記憶。透過不只是我自身的回憶，還有影像、視覺媒體、和朋友饋贈的故事，我實踐這項理念。這些電影，特別是裡面的女孩角色，成為我數不清的夢想發想源頭，她們秀出台詞，在大螢幕上舞行穿越時，體現一段能有很多不同結局的旅程。

Se wogya me ho ko a, medane
mframa na mayera wo awia mu, na
mahwehwe wo

如果你離開我，我會化身為風，到各處尋你。

這是個承諾，艾希（Esi）完成了它。在突擊大使（Blitz Bazawule）精彩的電影《柯究的葬禮》（Burial of Kojo）裡，先驅艾希（辛西雅·丹可娃 Cynthia Dankwa飾）是個在父親不見後，親身到靈魂國度去拯救父親的小女孩。具備「統領兩個世界之間縫」的烏鴉視角，艾希是個勇敢、移動的方式像個孩子的人，她尚未內化肉體就是一切這樣的想法。循著靈魂世界的訊息和線索；在無止盡、讓她很疲憊的夢中顯示的那些片段；艾希找到了父親柯究（喬瑟夫·歐提希曼 Joseph Otsiman飾）。在艾希身上，在她冷靜有說服力的敘述中和她展現的好奇心裡，我回想起了自己童年的無懼和熱情。即使她面對的挑戰是一個超脫肉體和時間現實的世界，艾希對於自己視野的信任是她能將父親帶回來的關鍵。艾希和柯究之間的關係則顛覆了父親為女兒的保護者和救助者的概念。艾希的故事以一種精彩絕倫的方式被呈現，而對她父親的敘說則是用一種超現實無意識的方式展示：他掙扎於金錢、回到非法金礦中工作的痛苦；這些讓觀者很容易想，艾希的世界是獨立於成人世界的物質挑戰之外的。然而在電影的結尾，我們看到柯究被自己過去的鬼魂附身；一個已死去的兄弟想要他的靈魂。是艾希打開了門來跟這些鬼魂打交道，她對周遭的關懷始終如一。

有些事情可能會發生
若它無法保持沈默

當看到愛姐（由曼碧·寧塔珊 Mame Bineta Sane 飾演）和蘇萊曼（伊巴謙馬·查奧爾 Ibrahima Traoré 飾）在海邊靠著那面未完成建築的粗牆擁吻時，我胸口竄起熟悉的焦慮。當他解開她的襯衫的扣，我暗暗希望他會停手。幾乎就在同時，在我的焦慮即將溢出時，一個老人發現了他們，叫他們滾蛋：「這裡不是妓院！」老人吼著。很遺憾地，他們激吻的時刻被打斷，因為在十天內，已經訂婚的愛姐將與商人歐瑪（巴巴·卡席拉 Babacar Sylla

一個人是怎麼重建童年記憶，將它放入女性主義實踐的呢？要怎麼讓這變成現實呢？

飾）成婚。帶著當晚與他再見的期待心情，愛姐跟蘇萊曼說再見。這是她最後一次見到他本人。幾個月以來，蘇萊曼與他的建築工地的工作夥伴受夠了薪資被苛扣的待遇，深感挫折時決定坐船一起離開塞內加爾去歐洲。愛姐心煩意亂。在她結婚當天，一場無名的火災竄起，奇怪的事情一件一件發生。在海上討生活的那些男人留在陸上的愛人和姐妹患上一種詭異的病，後來發現原來她們被男人附身了；那群男人已死在海裡。男人們附身在這些女人身上，回來報復他們的老闆，要他付錢。蘇萊曼就在那群男人之間；然而他是為了愛姐回來。

呼應片名《大西洋》，瑪蒂·迪奧普(Mati Diop) 這部電影反映出勞工剝削和移工死亡的沉重課題。同時，這部片對壓榨青少年的性慾和勞動、讓她們屈從於一個女性慾望是最不重要的、或從不該有的世界。面對環繞著她的女孩：那些「浪女」，她們的短裙、閃亮的配飾與眼妝。在常去的夜店裡伴著燈光跳舞，愛姐需要決定她想成為什麼樣的女人。在被迫驗明處子之身、因痛失愛人而大病後，愛姐終止了她與歐瑪的婚姻關係。最終，愛姐與蘇萊曼重逢；蘇萊曼附身在另一個男人身上，他們在夜店藍燈下做愛。最後一幕帶入愛姐與蘇萊曼開頭的相處回憶的片段，對我來說是青少年自由與性慾的一

課、一件常常被創傷與恥辱遮蔽了的事情。是的，愛妲的選擇挑釁了所謂的「體面」：她在與人有婚約時選擇了她真正愛的人、她有勇氣離開她不愛的人、她與她選擇的人做愛，即使死亡如影隨形。在電影的最後，愛妲獨自一人、看著鏡子裡面的自己。直視鏡子裡自己的眼睛，她說給觀眾聽：「昨晚的記憶會跟隨著我、提醒我我是誰、並讓我我知道我將成為什麼樣的人，」她說。「愛妲，一個屬於未來的人。我叫愛妲。」

女孩言語

女孩呼吸

在我面前逐漸失去清晰的照片並不是原本的那張。原本的那張在阿克拉（迦納首都），我不在那。我的大拇指徘徊在照片影本的邊緣，它如今覆在一張在我手機桌面的數位照片邊緣上，我凝視著照片。我反覆看著年輕的自己，試圖接觸她。透過影本和數位螢幕她維持著一樣的樣子。她是不可知的，可她在這裡。■

這些電影，特別是裡面的女孩角色，成為我數不清的夢想發想源頭，她們秀出台詞，在大螢幕上舞行穿越時，體現一段能有很多不同結局的旅程。



黑人文化

阿絲梯德·米蓮娜·岡賽雷斯·琴德羅

Astrid Milena González Quintero 作

(智利 聖地牙哥，2016年)

@astridgonzalezq

引用自藝術家莉莉安娜·安各羅作品「假髮」(1997-2000)

在哥倫比亞、特別在其太平洋與加勒比海沿岸區域保留下來的黑人傳統包含了有智慧女人的神秘形象：她們是口傳文化與記憶的乘載人、保護著潛藏著的反叛論述。這些女人逃離了被奴役及被當成洗衣僕婦的命運，將記憶化為反對被遺忘的政治化行動。



我的家

蘇哈德·凱提芭 (Suhad Khatib)

作 (巴勒斯坦; 阿曼; 舊金山)

@suhad.izm

2018.2.12



姊妹情的秘密

蘇哈德·凱提芭 (Suhad Khatib)

作 (巴勒斯坦; 阿曼; 舊金山)

@suhad.izm

嗨, 謝謝您給我機會來面試這個職位。

首先, 讓我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蘇荷德, 英文唸起來像「蘇喝了咖啡」。嗯, 就是貴公司從我族人的土地上偷走的咖啡。我是單親媽媽, 因為戰爭經濟環境害死了所有我認識的男性。

趣事? 好, 我有一位四歲時經歷過大屠殺而活下來的姑姑, 我的名字來自於她, 她想克服家族被迫離散命運, 飄洋過海來見我, 我是她哥哥的大女兒, 但姑姑卻在途中去世, 與她四歲的孩子一起。所以關於我的趣事就是: 在這房間裡的人, 誰都不可以把我的名字發音講錯。

長處: 我忘記如何當個務實的人。破釜沈舟的經歷, 神學知識萌芽, 現在我知道我就是前人, 也是後人。我來自一塊祖先爭搶的聖地, 比如聖瑪麗與穆罕默德—相信你們都聽過他們的大名。我不斷想要返鄉, 但軍隊和戰爭系統通通阻擋著我。所以我來了, 不在這裡也不在那裡, 努力找到勇氣, 討回社群媒體貼文的主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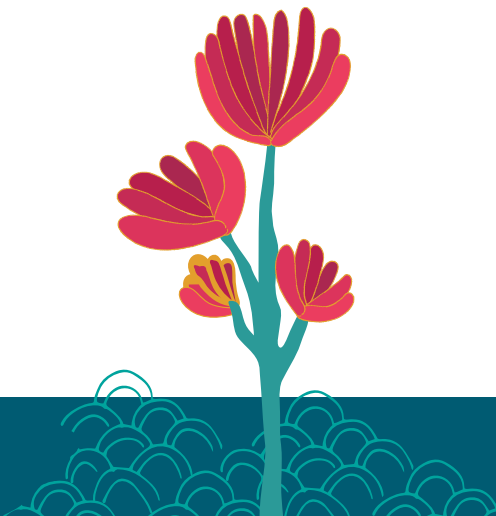
教育背景? 好, 我父親教我如何當個巴勒斯坦人, 這大概是我以前當不成的原因。我母親教我如何當個巴勒斯坦女人, 這大概是我未來順利當成的原因。

我會說三種語言: 聖書的阿拉伯語、殖民者的英語和自由人的語言—藝術。

摘要: 對您多元化包容的品牌來說, 我無疑能添加價值。儘管資本主義重重阻礙, 我仍在這裡。想像一下, 要是沒有這些障礙, 我的成就會有高。我擁有帶領團隊所需的EQ, 遠勝於這棟摩天大樓裡您所安排與我競爭的外國人。

所以, 我期待聽到您的回音。

分享你的心得并☑☑☑你的朋友





AWID為女性主義者組成, 支持社會運動的會員制全球組織。我們支持女性主義者、女性人權與性別正義運動蓬勃發展, 成為挑戰壓迫制度的原動力, 並共創女性主義理念實踐。

編輯: Yewande Omotoso & Kamee Abrahamian

協作: Gakima Abbas, Gabby DeCicco, Fenya Fischler, Camila Galdino, Laila Malik, Margarita Salas
& Nana Darkoa Sekyiamah

翻譯: 魏廷諭、黃思瑜、黃詩惠

設計與排版: Ellena Ekarahendy

AWID感謝會員與捐款人的慷慨貢獻。



創用CC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共享4.0 國際 (CC BY-NC-SA 4.0)
www.creativecommons.org

本出版品不得修改, 但可以以完整形式散佈, 媒介不限。不得為商業目的之使用, 必須註明版權為AWID與其他作者所有。

2020年由AWID出版